

古今教法沿革圖

國史年表

吳氏校本四書章句集注序

西洋人著述目錄

海防策 屬吏稿

外臺外集才庸說

中庸章句跋

中庸題詞

2	2
4	8
3	

三

四董錄補完



允執其中

堯特讓位於舜乃告之曰允執其中舜亦以年行之蓋歎不及也

夏殷周

自堯至周李二千百有餘年其書二經者明而可徵專以教天道恤庶民舉賢才為務制禮作樂以風動天下凡其政教号令莫非仁義之實而仁義之名未立

智者不惑

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百行兼善以木鉅乎世其教專主乎仁而及以為質禮以守之智者所以知之也勇所以知之也乃以智仁勇三者為君子之道子思又以立偏為道而以是三者為道而益未人修身之要也

性

仁者不憂

道中

夫子嘗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思演其旨以作中庸述平易近情每過不及之道蓋當時邪說競興無所折衷故欲示其標準乃以三言託其端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乃万世學問之括例也

勇者不懼

教

仁  
人之安  
之定

義  
人之  
正路

乃戰國之時  
處士橫裁楊  
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孟子  
為是提說仁  
義二字以示  
人亡術之帝  
皆演以旨易  
大傳亦曰立  
人之道曰仁  
與義乃生民  
之大綱也

仁  
惻隱之心

義  
羞惡之心

禮  
辭讓之心

智  
是非之心

四端

性善

當時之人安於  
累棄自謂不能  
居仁由義孟子  
為是說曰人之  
有斯四端也  
其有四體也又  
曰人性之善也  
猶水之就下也  
端之有端本之  
謂以水為本而  
擴而充之則可  
以成仁義禮智  
之德猶養樹之  
自寸苗而成大  
木尊泉之自涓  
滴而為巨浸也

自漢至唐

仁

義

禮

智

信

漢時五行之說  
盛行故以信加  
仁義禮智之  
五常以配五行  
其說始見于漢  
居董仲舒傳爾  
後楊雄班固鄭  
玄等諸儒皆從  
之唐韓子原性  
以為性本周子  
曰性以為惡自  
漢以來或以為  
性或以為惡其  
說不定焉

未究為性

惻隱之心

辭讓之心

宋

惻

心

性

羞惡之心

是非之心

已究為情

智

義

信

禮

仁

至宋伊川程子作顏子好學論曰其未究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又嘗曰性即理也自是而後以仁義禮智信為人性所具未究之理而其未究見於外者豈謂四端蓋心統性情而未究者為性究者為情性體而情用謂之端者端猶之端枕有物在中而端見於外也其上夫全在度氣質雜物款以復性之初枕倚鏡之漫泐注水之還清也

古今教法其變不壞一端而考之自契之數教年以親友別叙信至孔曰智仁勇孟曰仁義禮智其名至異皆著於人事之實而虛之可驗者也謂之虛謂之虛意漢唐至宋漸與轉變加之以信以為本心未究之理謂之五性則寂然不動之體也其異同沿革按圖可見矣

享保歲次甲寅復月良辰伊藤長胤謹誌

古今教法沿革圖說



國史年表題辭

讀史者必先書記續記後記續後記實二錄後史官闕亡  
僅有榮花百鍊世繼及政家私記學者指是則特為因何  
以知其時勢乎不可不讀也讀有每憾年叙前後費極閱  
沉於彙蒙乎故令撮記書目以繫記號以便學者然亦亦  
前後即史家筆極夥非具眼者排陶簡精則玉石殆混雜  
若誤認遂為史家廢疾不可不規也天文以後亦然故此  
際書多省略天正文祿尚係國家典故者余既撰曆目一  
篇別行故今屏除余居常有言曰古局歎少新史惠多君



子夫思之... 文化十四年冬十月十五日夜上野源信充撰

... 源信充撰

國史年表

源信充著

天神七代  
地神五代  
神武天皇  
懿德  
安寧  
孝昭  
孝安  
孝靈  
孝元  
開仁  
崇神  
垂仁  
景行  
成務  
神功

日	本	書	記
古	古	古	古
日	本	書	記
類	聚	國	史
水	水	鏡	鏡



新明	推古	崇峻	用明	敏達	欽明	宣化	安南	繼體	武烈	仁賢	顯宗	崇宗	雄略	安原	允恭	友仁	鏡中	仁德	元神天皇
----	----	----	----	----	----	----	----	----	----	----	----	----	----	----	----	----	----	----	------

居	本	日
記	支	古
記	支	四

紀	略	桑	扶
聚		類	
鏡		水	

先仁	神護景雲	天平空字	天平神護	天平勝字	聖武	神皇	卷老	吳運	和銅	慶雲	大室	文武天皇	持論天皇	天武	天智	有明	孝德	皇極
----	------	------	------	------	----	----	----	----	----	----	----	------	------	----	----	----	----	----

本	日	續	紀
---	---	---	---

日
---

篇	殘
田	
水	

三條	一條	莊山	圖融	村上															
治安	寬仁	長和	寬弘	長保	長應	正曆	永祚	永延	寬和	永觀	天元	貞元	天延	天祿	安和	康保	苑和	天應	天曆
五	四	五	七	五	四	三	一	二	二	二	三	二	三	三	二	四	三	四	十

類

花物 諸 鏡

道臣記

研輔記

桑 畧 記 柳 鍊 百

朱卷	醍醐	宇多	光孝	陽成	清和	文惠	仁明	淳和	嵯峨	平城	桓武天皇								
天慶	承平	延長	延喜	昌泰	寬平	仁和	元慶	貞觀	天安	尚衡	仁壽	嘉祥	承和	天長	弘仁	大同	延曆	延喜	
九	七	八	廿二	三	九	四	八	十六	二	三	三	三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十四

紀 本 後 紀 文 惠 三 代 式 記 本 紀 史 遺

紅 本

棠

史

大

鏡

竹門記

扶

嘉承	天仁	天永	永父	元永	保安	天治	天治	天承	長承	保延	永治	康治	天養	久安	仁平	久壽	保元	平治	永曆	
身羽																		後白河	二條	
																				崇德

長秋記  
永昌記  
水月記  
右記

世續

忠直公記	日次記	台記	記台	保元物語	平治物語
------	-----	----	----	------	------

本記  
朝扶  
世業

万壽	長九	長八	寬德	永承	天喜	康平	治曆	延久	承保	承曆	永保	天德	寬治	嘉保	永長	承德	康和	長治		
後朱雀																				
																				堀河

經信鄉記

水左記

壽記

榮花物語

續世離

師実御記	經実御記	師実御記	師実御記	師実御記	師実御記
------	------	------	------	------	------

扶百  
練百  
略業



光嚴	後嚴	光明	崇光	後光嚴	後四融	後十松	嘉慶	永德	明德	永
正慶	建武	延元	唐元	康永	貞和	觀和	文和	延文	康安	貞治
永仁	正安	乾元	嘉元	憲治	正和	永德	嘉慶	明德	永	元弘

平	記	太	難
平	記	太	難

伯耆卷	房言記	鐘	倉
伯耆卷	房言記	鐘	倉

南	朝	紀	傳
南	朝	紀	傳

見	記
見	記

後宇多	伏見	後伏見	後二條	花園	後醍醐	元弘	元曆	嘉應	正中	元亨	元應	文保	正和	正長	延慶	憲治	嘉元	乾元	正安	永仁	正和	弘安	建治	文永	弘長
三	十	六	三	二	一	二	三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一	三	二	二	一	三	六	五	十	三	三	三

名和家記

鏡	增
太	語
太	語

論	松	梅
論	松	梅

櫻

管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天文
----	----	----	----	----	----	----	----	----	----	---	---	---	---	---	---	---	---	---	----

鑑 豊

記 流 分 川

記

記 日 院 門 多

記

記 内 大

記 齋 侍 州 河

記 礼 治

山 岡 舟

後奈良	後柏原	後土御門	後花園	和光天皇
亨祿 四七	大永 七	永正 七	文應 三	明應 九
長亨 二	文明 六	文仁 二	文正 一	寬正 六
長祿 三	康正 二	享應 三	寬應 三	文安 五
嘉吉 三	永享 三	正長 一	永享 十二	正長 一

記 富 康 原 中

記 享 永

記 亂 宣

記 吉 嘉

記 代 三 管 花

二

濃 江

都 南

畝

學

大

相

豆

記 戰 合 東 関

録 件 日 雲 臥

結城  
戰  
場

記

同 中

記 月 上

富樫  
記

記 戒

記 日 壇 李

後陽成

三 天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記 哀 盛

鏡

記 日 舜 楚

日

院

記

記 齋

記

記 戰 嶺

物 河 十

實 成 達 伊

軍 松 小

房 記

正親町天皇

二 元龜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永祿 三 二 弘治 廿三 廿二 廿一

葉 藤

豐

上杉輝虎注進狀

勢州四家記 永祿記

門

多

桐

豆

將 州 阿

家 好 三

記 別 好 三

記 弘 治 阿 中

戰 台

剛正

後水尾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元	十	十	十
																和	九	八	七

慶永

記符

記

高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慶	慶	慶	慶	慶

記別見長慶

駁

大關事記

辭

名

記

記

記

記

記 記 治 總





吳氏校本四書章句集注序

聖賢之學在於心治心之要在於敬心无所苟則言行自无所苟為教學惟敬之為要聖人之心純乎敬之矣是以見諸行而為天下法出諸言而為天下則傳之于百世而死或有并時、誠、字其彰而洋、字其盛也、聖經賢傳之所以與天地而悠久者其不以此歟自孟子之沒而千全、年、世、天、真、儒、漢、唐、訓、詁、率皆苟苟焉耳、迨趙宋有伊洛諸大賢出始能繼述聖而求其未亡者、復明、渾、者、再、顯、而、文、公、朱、子、身、大、成、之、其、功、於、是、為、鉅、矣、其、著、四、書、章、句、集、注、也、蓋、畢、世、精、力、所、鍾、可、謂、一、字、不、

苟有矣。誤者。或病其過於支離。分析。而要其初。括之。詳備。至理之精。或則較諸漢。臣。唐。疏。案。刻。曾。壞。而。况。及。世。席。半。常。流。之。所。能。置。象。乎。然。則。名。出。注。而。其。實。謂。之。乎。聖。賢。傳。相。鼎。峙。其。可。也。其。稿。本。既。成。淳。熙。間。而。嗣。後。修。改。終。身。不。輟。至。於。易。其。孰。改。數。字。其。不。苟。者。豈。如。此。但。門。人。傳。寫。之。已。久。而。時。有。先。後。未。必。皆。為。最。後。定。本。故。當。時。初。本。異。同。固。不。歎。而。元。儒。惟。知。確。守。師。傳。未。究。其。孰。為。足。本。也。至。於。明。永。樂。中。詔。大。學。士。胡。廣。等。編。纂。四。書。大。全。懸。以。為。詳。全。而。初。本。皆。廢。但。憾。廣。等。苟。為。以。事。抵。勦。襲。倪。士。毅。輯。新。而。始。不。知。

倪。本。仍。就。洙。附。錄。本。附。錄。之。為。以。定。本。文。公。適。孫。鑑。及。胡。炳。文。既。道。之。也。然。而。大。全。之。出。彼。士。業。考。者。不。能。不。傳。用。之。而。南。北。監。本。及。所。在。坊。刻。皆。以。之。家。傳。戶。曉。習。以。為。常。矣。時。有。觀。乎。者。及。斥。之。為。訛。本。是。則。可。歎。矣。蓋。其。信。文。公。者。既。誤。信。之。疑。文。公。者。亦。守。疑。之。嚮。某。些。等。病。並。屬。影。響。竟。於。文。公。不。相。干。也。則。其。畢。生。精。力。之。所。鍾。而。不。苟。者。豈。天。以。暴。於。世。其。亦。可。以。重。藝。也。夫。清。吳。縣。吳。氏。志。忠。有。慨。於。此。偏。竟。宋。元。古。本。及。先。儒。所。疏。叙。初。本。以。求。文。公。最。後。改。正。且。傳。寫。未。誤。者。錄。以。為。定。本。又。輯。初。本。又。輯。初。本。注。異。同。作。附。改。於。大。字。片。八。十。九。條。於。中。席。

序一百十九條於論語序九百四十六條於孟子序六而  
七十六條於是文公晚年精訂一字不苟者可得而見而  
大全之為陋不足私者亦始顯然其但文公者於此焉而  
之其疑文公者於此焉而疑之則真是真則一其所疑文公  
或特喜於伯者之篤而諒於親者之忠也乃吳氏於後可  
謂有功於文公矣抑夫學者治心不苟之方必有資於先  
聖一言不苟之訓而先聖一言不苟之訓亦必有待於  
後賢一字不苟之注則此役之有功不獨於文公而已也附  
攷既翻雕於昌早學余今疑於本欲竝以公溥之因  
叙其概俾學者之知其為精訂可於

文化古年丁丑春三月下滿

及學江都佐藤地教叙



明利瑪竇撰西洋人之入中國自利瑪竇始西洋  
教法傳中國亦自洪二十五年始大旨多剽竊叔  
氏而文詞尤拙蓋西方之教惟有仙昏改邏巴人  
取其意而變幻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既入中  
國習見儒昏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  
支離不可究詰自以為起出三教上矣附存其目  
庶可知彼教之初所見不道如是也

天主實義二卷

即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曆癸卯凡八篇首篇論  
天主始創天地万物而主宰安養之二篇辨教世  
人錯誤天主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舊說四篇辨

教鬼神及人魂異論天下万物不可謂之一物五  
篇辨辨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而明有素之意在  
於正志六篇辨教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大堂  
地獄之賞罰七篇人性本善併述天主訓士之論  
字八篇總舉泰西俗尚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  
要之意并叙天主降生西土來由大旨主於使人  
尊信天主以行其教知儒教之不可攻則附會六  
經中上帝之說以合於天主而特攻叔氏以求勝  
然天堂地獄之說與輪迴之說相去每幾特小爰  
叙氏之說而本原則一身

論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

明利瑪竇撰是書成於萬曆戊申凡十篇皆論為  
問答以申彼教之說一謂人壽既過誤執為有二  
謂人於今世惟僞富耳三謂常念死候利行為祥  
四謂常念死候備死後善五謂君子希言而歆無  
言六謂齋素正旨非由戒殺七謂自省自責無為  
為尤八謂善惡之報在身之後九謂妄詢未來自  
速身凶十謂富而貧若苦於貧饑其言宏肆博矣  
頗足動聽太抵撥叙氏生死無常罪福不爽之說  
而不取其輪迴戒殺不娶之說以附會於儒理便  
人猝不可攻較所作天主實義純涉支離荒誕若  
立說較巧以仙居比之天主實義猶其禮懺汰則

猶其說禪也末附西琴曲義八章乃萬曆庚子利  
瑪竇觀京師所獻器說以華言非其本旨惟曲意  
僅存以其旨與十論相參明故附錄於末焉

### 交友論一美

明利瑪竇撰萬曆己亥利瑪竇遊南昌與建安王  
論友道因著是編以獻其言不甚荒悖然多為利  
害而言辭駁參半如云友者過譽之害大於仇者  
過譽之害以中理者也又云多有密友俾每密友  
味洞悉物情者也至云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  
惠之盛視其人之友落、如晨星則知其惠之薄  
是導天下以濫交矣又云二人為友不忘一富

實是止知有通財之義而不知古禮惟小功同財  
不概諸朋友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但富者愛每差  
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王伯堂鬱  
園齋筆塵曰利君遺余交友論一編有味哉其言  
之也使其素熟於中土語言文字當不止是乃稍  
剛潤著於篇則以爲有旨堂所熟讀矣

七克七善

明西洋人龐迪我撰曆成於方曆甲辰其說以天  
主所禁罪宗凡七一謂驕傲二謂嫉妬三謂慳吝  
四謂忿怒五謂迷飲六謂淫色七謂懶惰於善  
迪我因作以曆泰期其義一曰伏傲二曰平妬三

曰辭貪四曰熄忿五曰塞驕六曰坊淫七曰策忿  
其言出於儒墨之間就所論之一事言之不為無  
理而皆本敬事天主以求福則其謬在宗旨不  
在詞說也其論保守童身一條載或人難以人俱  
守貞不婚人類將滅乃答以儻世人俱守真人類  
將滅天主必有以處之何煩慮其詞已通又謂  
生人之類有生必有滅亦始終成毀之常若得以  
滅終以滅殺幸甚大願則又詞窮理屈不覺直於  
款以矣尚何闢佛之云乎

西學凡一弄附錄唐大率寺碑一篇

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儒略有戒方外紀已著錄此



書成於天啟癸亥天學初函之費一種也所述蓋  
其同建學育文之法凡分六科所謂勒欽理加者  
文科也斐錄所費重者理科也歐黃濟納者醫科  
也勒戈斯者法科也加諾撈斯者教科也陸祿日  
亞者道科也其教授各有次第大抵從文入理而  
理為之綱文科如中國之小學理科則如中國之  
大學医科法科教科者皆其事業道科則在彼法  
中所謂存性致命之極也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  
為本以期體達用為功予儒學次序略似特所格  
之物皆畧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而不  
可語是所以為異學耳末附唐碑一篇明其教之

久入中國碑稱貞觀十二年大秦國阿羅本遠將  
經像來獻上京即於長安坊敕造大秦寺一所度  
僧二十一人之、考西漢叢語載唐貞觀五年有  
傳法穆護何祿將祕教詣闕呈狀令長安崇化  
坊立祕寺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  
月敕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  
初建寺因以為名特以示人必循其本其西京波  
斯寺並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冊  
府元龜載開元七年吐火羅國王上表獻解天文  
人大慕開智慧出深問無不知伏乞天恩喚取開  
諸教法知其人有如失之藝能請置一法堂依事

教供養殿成式兩陽雜俎載孝德用界三千餘里  
奉倍事祇不識仙法有祇祠三十餘所又載惠建  
同島許河中有火祇祠相傳其神本自波斯國乘  
神通來因立祇祠：因每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  
向西人向東祀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批  
尖數稅則西洋人即所謂波斯天主即所謂祇神  
中國具有記載不但有碑可證又杜預注左傳  
次睢之社曰睢受汴東徑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水  
水次有祇神皆社祠之顧野王玉篇亦有祇字音  
呵憐切注為祇神徐鉉批以摺入說文宋鉉求果  
京記載寧遠坊有祇神廟注曰四夷朝貢國云康

國有神名祇畢國有火祇祠或曰石勒時立此是  
祇教其來已久亦不始於唐岳珂程史記番禺海  
獠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貴人嘗中  
國以正徃來之貨屋室修廉踰制性尚鬼而好潔  
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以祀如中國之  
仙面矣每像設祇謂聲牙亦莫能曉竟不知為何  
神有碑高袤數丈上皆刻異唇如篆籀是為像主  
拜者皆嚮之是祇教至宋之末身尚由賈舶達廣  
州而利瑪竇之初來乃認為亘古未睹其偶略作  
洪書既援唐碑以自證則其為祇教更無疑文乃  
每一人按古事以挾其源流遂便蔓延於海內蓋

万曆以来士大夫大抵潜心学刻语录即尽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徵矣考古以显邪说之流行也

靈言蠶句二卷

明西洋人畢方濟撰而徐光啓編錄之層成於天啓甲子皆論亞尼瑪之學亞尼瑪者華言靈性也凡四篇一論亞尼瑪之體二論亞尼瑪之能三論亞尼瑪之尊四論亞尼瑪所同美好之情而總啟於敬事天主以求福其實即叔氏寬性之說而巧為敷衍耳明之季年心學盛行西士慧黠因擴仙經而變幻之以投時好其說驟行蓋由於此所謂物必先腐而後蟲生非徒持論之巧也

聖際格致二卷

明西洋人高一志撰西法以火氣水土為四大元行而以中國五行兼用金木為非一志因作以昏以暢其說然其窺測天文不能廢五星也天地自然之氣而欲以強詞奪之烏可得乎適成其妄而已矣

稟有銓六卷

明西洋人博汎際撰層亦成於天啓中其論皆宗天主又有圓滿純體不懷等十五篇總以闡明彼法

聖政置邑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

逾前古其說編夸作迂怪亦為異端之尤用朝  
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其存深意其局本  
不足登冊府之編然如囊有銜之類明史藝文  
志中已列其名削而不編轉慮惑誣故著於錄  
而闕作之又明史載其居於道家今考所言兼  
劉三教之理而又舉三教全排之變幻支離莫  
可究詰真雜學也故存其目於雜家焉

### 賊方外紀五卷

原本作移世系  
史載

明西洋人艾儒略撰其居成於天啓癸亥自序謂  
利氏有述万国因志龐氏有命翻新儒略更增補  
以成之蓋因利瑪竇龐我世日本潤色之不尽儒  
略自作也所記皆絕域風土為自古輿圖所不載  
故曰賊方外紀其統分天下為五大洲一曰亞細  
亞州其地西起那多理東至福島六十二度東至  
亞尼俺躋崙福島一百八十度南起瓜哇在赤道  
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二曰歐  
羅巴州其地南起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  
至冰海北極出地八十餘度徑一萬一千二百五

十里西起西海福島初度東至阿比河距福島九  
十二度徑二万三千里三曰利未亞州西南皆至  
利未亞海東至西紅海北至地中海極南：極出  
地三十五度極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東西廣七  
十八度四曰亞墨利加地分南北中道一峽：南  
之地南起墨瓦蠟泥海峽南極出地五十二度北  
至加納達北極出地十度半西起福島二百八十  
六度東至三百五十五度峽北之地南起加納達  
南極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其北極出地度數則  
未之測量西起福島一百八十度東至三百六十  
度五曰墨瓦蠟尼加則彼國之初道極域直里

尚莫得詳為前冠以万国全圖後附以四海總說  
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夸飾然天地  
之大何所不有錄而存之亦足以廣異聞也

坤輿因說二卷

用朝南懷仁撫懷仁西洋人康熙中官欽天監  
正是曆上著自坤輿至人物分十五條皆言地之  
所生下著載海外諸國道里山川民風物產分  
五大洲而終之以西洋七奇因說大致與艾儒略  
版方外紀互相出入而亦時有詳畧異同按東方  
朔神異經曰東南大荒之中有樸父有夫婦竝高  
千里腹圓樸味下為有腹圓之里自輔天初立時

使其夫婦身開百川頗不同意論之並立東南不  
飲不食不畏寒暑須黃河清乃復使其夫婦導護  
百川云云洪厝所載有銅人跨海而立巨舶往來  
出其膝下者似影附此語而作又神異經曰北方  
層冰万里厚百丈有磔鼠在冰下土中有形如鼠  
因皇于飭可以作脾胃之已熱云云洪厝祀祭物  
全与相合又周密奏平雜識曰西域有所海正批  
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向坐洪天之所以限莽夷  
也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日有巨獸浮水室其背  
長數十里橫於兩海如津梁然背中有體數可容  
並身於是西域之道始通中國謀往來者每以膏  
油塗其背懼其枯朽而折則每復可通故身云云  
洪厝祀祭事亦全与相合疑其東來以後得先中  
國古俗因依仿而妄幻其說不必皆有實迹然核  
以諸后所祀寶船之所傳聞亦有歷、不誣者蓋  
魚有所粉飾而不盡虛構存廣異聞固亦無不可  
也

別本坤輿外紀一美

曰題本同朝南懷仁摺載吳震方說鈔前集中毋  
懷仁坤輿外紀別有全本已著於錄以本摘錄其  
文併刪其因說乃叢后之節本執明季坊刻亂亂  
古書之陋習也

西方要記一卷

國朝西洋人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撰利類思  
安文思皆以明末入中國南懷仁以順治十六年  
至京師洪曆則康熙初年所述凡二十條身記西  
洋國土風俗人物土產及海程遠近大抵意在考  
大其教故語多粉飾失實

右四部地理類所載西洋人著述

七政推步七著

則南京欽天監、副貝琳、傅輯、郎焦、竑、國史、經籍

志所載瑪沙伊赫原作馬沙亦之回、歷也考明史歷

志回、歷法乃西域馱德訥原作馱德同王瑪哈穆

特原作馬哈所作元時入中國而未行洪武初得其

吞於元都十五年命翰林李紳吳伯宗同回、大

師瑪沙伊赫等撰其書遂沒回、歷科隸欽天監而

貝琳自跋又稱洪武十八年遠夷馱化獻土盤

法預推六曜干犯名曰經緯度時歷官元流去上

盤祇為漢算而局始行於中國今史所載頗不合

案書中有西域歲前積年並洪武甲子歲積若干

算之稽甲子為洪武十七年其時昏已逆行則琳  
之說非也其昏首數次日躔次日躔次五星  
求法并大陰出入時刻凌犯五星恒星度旁未載  
日食日食算術餘皆立成表某法以隋開皇己未  
歲為歷元不用閏月以白羊金牛等十二宮為不  
動之月以一至十二大小月為動月若有閏日所  
推交食之分寸晷刻垂亦時有出入而在西域術  
中視九執百年二歷實為精密梅文鼎句菴歷算  
看祀曰曰、歷法刻於貝琳其布立成以太陰年  
而取距算以太陽年巧截根數垂其子孫隸臺官  
者弗能知然曰歷即西法之曰季表西半回曆即  
加精耳亦公論也明一代皆奉大統歷考用明史  
頗述其立法大畧然以為原昏更稱詳晰惟其法  
本以土盤布算用本國之昏辰初識漢之後傳習  
頗寡故無所校讎訛脫尤甚今以兩考互校著之  
於錄用存術家之一種而補明史所未備焉  
右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所載西域人著述



乾坤体二卷

明西洋人利瑪竇撰利瑪竇万歷中航海至廣東  
是為西法入中國之始利瑪竇兼通中西之文故  
凡所著各皆華字華語不煩詠叙是存上卷比白言  
天象以人居寒煖為五帶與周髀七衡說略同以  
七政恒星天為九重與楚辭天問同以水火土氣  
為四大元行則與仙經同地如陸所稱地水火氣至  
以日月地形三者定薄蝕以七曜地體為比例倍  
數日月星出入有映蒙則皆前人所未察其多方  
罕譬亦復委曲詳明下卷皆言算術以辺線面積  
平圓橢圓互相容較亦足以補古方田少廣之所

未及蚤篇帙愈多而其言皆驗諸實測其法皆具  
得變通可謂詞簡而義賅者是以御製數理精蘊  
多採其說而用之當明季歷法乖舛之餘矧世子  
載堉邠聖路諸人竭力爭其失而所學不足以相  
勝自徐光啓等改用新法乃漸由疎入密至本朝  
而益為推闡始盡精微則是后固亦大輅之推輪  
矣

### 表度說一表

明方歷甲寅西洋人熊三拔撰三拔有泰西水法  
已著錄是后大旨言表度起自土圭今更創為捷  
法可以隨意立表凡款明表景之長者先須論日

輪周行之理及日輪大於地球比例彼法別有全  
畧以復舉其要略分為五題一謂日輪周天上向  
天頂下向地平其轉於地而俱平行故地體之景  
亦平行一謂地球在天之中若令地球不在天中  
則在地之景必不能隨日周轉且虛實不等矣今  
春秋二分日輪六時在地平上為晝六時在地平  
下為夜非在正中而何一謂地小於日輪從日輪  
視地球止於一點若令地非一點則隨在地面不  
得見天體之半必上半恒小下半恒大而為半地  
之厚所礙矣一謂地本圓體故一日十二辰更疊  
互見如正向日之處得午時其正背日之處得子

時必其東三十度得未時必其西三十度得巳時  
若以地為方體則惟對日之下者其時正必在處  
右者必長短不均矣一謂表端為地心凡立表取  
景必於兩平面之上求得兩種景其一立表平面  
上與地平成直角其所得景直景也如山岳樓臺  
樹木等景在地平者是也其一橫表之景倒景也  
如向日有牆於其平面橫立一表於地平為平行  
者是也末言表式表度并節氣時刻推算之法繪  
畫日晷術皆具有圖說指證確實夫立表取影以  
知時刻節氣本歷法中之至易至明者然非明於  
天地之運行習於三角之算術則不能得確濟是

時地圓地小之說初入中土驟聞而駭之者甚眾  
故先舉其至易至明者以示其可信焉

### 簡平儀說一卷

明西洋人鮑三拔撰述其首徐光啟序蓋嘗參證  
於利瑪竇者也夫旨以視法渾圓為平圓而以取  
平圓測量渾圓之數也凡名數十二則用法十三  
則其法用上下兩盤天盤在下所以取赤道法緯  
故有兩極線赤道線節氣線時刻線地盤在上所  
以取地平徑緯故有天頂有地平有高度線有地  
平分度線皆設人目自渾圓外遠視其正對大圓  
為平圓斜倚於內者為橢圓與圓心者為直線其

与大圈平行之距等小圈亦皆为直徑地盤望其  
半圓便可合視二盤中挾鈕便可旋轉用時依  
其地北極出地平高度安定二盤則赤道地平兩  
經緯交錯分明凡節氣時刻高度偏度皆可互取  
其數天盤用方版上設兩身表以測日影地盤中  
心繫墜線以視度分並用之可以得太陽高弧度  
既得太陽高弧則本時諸數亦皆可取蓋是儀字  
渾於平如取影於燭面云借象而實數出為弧三  
角以量代算之法實本於此今漫推於測景法簡  
而用捷亦可云數字之利器矣

天問略一美

明万曆乙卯西洋人陽瑪諾撰是局於諸天算數  
七政部位太陽節氣晝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廣  
細蒙氣映漾朦影曾先皆設為問答反覆以明其  
爻未載曠影刻分表并詳解晦朔弦望交食淺深  
之故亦皆具有圖說指證詳明予歛三板所著表  
度視次歲相承淺深相繫蓋互為表裏之合前所  
陽瑪諾自序舍其本術而盛稱天主之切且奉所  
謂十二重不動之天為諸聖之所居天堂之所  
在信奉天主者乃得升之以歛動下愚蓋歛借推  
測之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用意極為譎詭然  
其考驗天象則實較古法為善今置其荒誕售欺

之說而但取其精密有執之術削去原序以免榮  
臉其昏中間涉妄謬者刊除則文義或不相統姑  
存其旧而闕其邪說如右寫

新法算書一百卷

明大學士徐光啓太僕寺少卿李之藻光祿寺卿  
李天經及西洋人屯華氏鄧玉函羅雅谷湯若望  
等所傳西洋新歷也明自成化以後歷法愈謬而  
臺官墨守旧例朝廷亦憚於改作遂設有俱格而  
不行万歷中大西洋人屯華氏鄧玉函等先後至  
京俱精究歷法五官正周子愚請令各行修改禮  
部因奉光啓之藻任其事而廢務因循未暇開局

至崇禎二年推日食不驗禮部乃始奏請開局修  
改以光啓領之時滿城布衣魏文魁著歷元歷測  
二卷令其子獻諸朝光啓作學歷小象以存其謬  
文魁之說。然於是光啓督成曆局數十卷次其並  
奏進而光啓病卒李天經代董其事又統以所作  
曆局及儀器上進其曆凡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數  
曰法算曰法器曰金通謂之基本五月曰日躔曰  
恒星曰日曆曰日月交会曰五星星曰五星交会  
謂之萬次六月曆首為竹歷諸器皆當時奏疏乃  
考測系編之事曆法西傳新法表異二種刻  
湯若望入本朝後所作而附刻以行者其中有詳

有術有因有考有表。福壽鉤深索隱密合天行有  
足以各政置也。歷學之盛然其時幸制於茲。是之  
門戶。多詔立函局。累年測驗。明知新法之密。竟不  
能行。迨聖代。竟真乃因。其成。帳目。備時人之掌。豈  
非天之所祐。有圖必先。莫知其然而然者。耶。哉。我  
聖祖仁皇帝。天宣聰明。乾坤合契。御製數理精蘊。  
歷象考成。諸編益。復推測。啟元窮。究正。變如。日月。當  
二三均數。分為二表。交辰。改黃。年象。限用。白。平。象  
限。方位。以高。弧。定。上下。左右。又。增。借。根。方法。解。討  
數。法。解。於。點。線。面。林。部。之。未。皆。是。后。所。未。能。及。者。  
八。線。表。四。以。半。徑。數。為。十。五。右。線。數。並。分。列。之。今

改半徑數為十。五。各線數。並。十。秒。列。之。月。以。等。算  
尤。為。徑。捷。至。欽。定。歷。象。考。成。後。編。日。月。以。本。天。為  
楕。圓。交。食。以。日。月。兩。徑。斜。距。為。白。道。以。視。行。取。視  
距。推。步。之。密。並。乾。萬。年。又。非。光。啓。等。所。能。企。及。然  
授。時。改。憲。之。所。自。其。源。流。矣。本。於。是。編。故。具。錄。存  
之。廣。福。函。法。之。權。輿。者。有。考。於。斯。焉。  
右。天。文。算。法。類。推。步。之。屬。所。載。西。洋。人。著。述。

同部所載鈔出管於函字者

康熙十三年。今。監。臣。南。懷。仁。新。製。六。儀。表。道。黃。道。  
分為二器。皆不用地平。圖而地平。象限。記限。天。體。

諸淺則地平之注緯子黃赤之錯降皆已畢具又  
命監臣紀利安製地平注緯儀台地平象限二儀  
而為一其用尤便皇上親蒞靈臺編觀儀象以渾  
天製最近古而時度信宜從今改制新儀錫名曰  
璇衡極辰

穆尼閣西洋人順治中寄寓江寧喜與人談算術  
而不招人入耶蘊舍在彼教中另為萬曆君子

勿菴歷算曆紀同朝梅文鼎撰其曆一著內有古  
今歷法圖考一條論中西諸家之歷

曰西法約有九家一為唐九執歷二為元扎瑪魯  
鼎原作扎瑪魯  
下今改正三為耶瑪沙伊赫原作馬沙亦  
黑今改正四為陳燠袁黃所述歷法新曆也

之周述字所撰歷宗通談歷案中經皆曰西法之  
六曰利瑪竇天字初函湯若望崇禎歷曆南懷仁  
儀象志永年歷七曰穆尼閣天步真原薛鳳祚天  
學會通八曰王錫闡曉菴新法九曰揭暉字天新  
曆方中道揭方同卷皆新西法也

○  
幾何原本

西洋人歐几里得撰利瑪竇譯而徐光緒所筆受  
也歐几里得未詳何時人撰利瑪竇序云中古闡  
士其原曆十三卷五頁餘歐瑪竇之師下氏為之  
身解又統補二卷於後共為十五矣今並六矣者

徐光啓自序云沃憂是后以其最要者遂刊之其  
后每卷有界說有公論有設題界說者先取所用  
名目解說之公論者舉其不可疑之理設題則概  
所款言之理以第設之先其易者次其難者由淺  
而深由簡而繁推之至於無以復加而後已是為  
一卷每款有法有辨有論有五法者題用解述題  
意論則矣即其所以然之理系則又有旁通者為  
卷一論三角形卷二論線卷三論圓卷四論圓內  
外形卷五卷六俱論比例其於三角方圓邊線而  
積體積比例變化相生之義無不曲折盡顯纖微  
畢露光啓序稱其旁方圓平直之情盡規矩準繩

之用非虛語也又案此序為改題已算學專序且  
瑪亮序云前作後述不飽於世至政几里得而為  
是后蓋亦集諸家之成故自如至然毫每疵類加  
以先考及後推闡其文句尤為明顯以是弁冕而  
衍不為過矣

右天工算法數算后之屬所載



上

海防策一

有蘇謙伊勢以号杜堂

天下之事有如可恃而不足恃者有如可畏而不足畏者唯智者  
 明知而保之至其信可恃可畏者未嘗放過遺失是以不狎於安  
 不悞於威唯其不狎於安所以不悞於威也自海寇事起三十餘  
 年於茲常有出兵禦之者有置戍守之者我既每所甚失虜亦每  
 所大獲而虜之來者憧、不止又益無所獲夫無所獲來其意豈  
 可測哉然天下之人漸習見之以為我國四外環海恃以為固彼  
 美能為於是戍者漸散守者漸懈鳴乎便彼不來則善矣若使  
 彼窺知我虛實大舉未攻我方趨東彼乃出西我方禦南彼乃繞  
 北彼之攻者常有餘而我之守者常不足首尾衝決賊糜兵頓坐  
 以致困憊之為可恃者祇以為大患耳夫如是山海之險豈可終

每方策

特哉然則何特不畏乎曰我自自有可恃者焉修而不濶守而不失  
雖彼有倒山迴海之威足畏歛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蓋今  
之勁虜以魯西亞為最諸厄利亞次之愚常好觀西洋地圖看志  
又從老校是卒經歷邊事者而聞其說頗得二虜腰領請備論之  
蓋魯西亞之地亘三大洲廣袤數万里諸厄利亞南併印度東者  
亞墨利加皆可謂大矣然二國之地皆不直二帶多硠確不毛之  
土食不能豐民不能衆觀其勝兵載看志者魯西亞不過三十万  
諸厄利亞十餘万耳其新屬之國兵無尚舉未必為其用不足算  
也我邦雖不廣土宜且穀戶口殷實勝兵之數常相倍蓰焉夫且  
不論廣狹以食饒為富用不論大小以兵多為強苟按治之不失  
則足以自恃焉而彼土地之大不足畏也彼之士奔馳幹壯大多

勇力性又堅忍涉万里波濤曠以歲月之久曾益沮退之態可謂  
強矣然強有南北之異我之士奔勇力堅忍或不及彼而精悍趨  
捷過之以精悍為堅忍以趨捷為勇力各有得失顧用之何如耳  
苟鼓奮之不忘足以自恃焉而彼士卒之強不足畏也彼有墳礮  
之震及數里外者有艦艘聞艦堅如城郭者可謂偉矣然礮之巨  
者艦之大者有可施處有不可施處及其兩軍相接輒用鳥銃、  
頭施槍、甚不利特此為陣、法或殊我則有力槍之利雄於刀  
用用之又巧雜以弓銃、連奈亦我所長東之以儒法行之以  
節制參漢土之長而用之苟講習之不懈則足以自恃焉而彼器  
械之偉不足畏也夫疆土之大士卒之強器械之偉此三者彼所  
矧制諸蕃而拔於此矣亦點之斯耳我能為虎尚何畏彼哉而

世人不察畏其不足畏者而不恃其可恃者一見虜之來也洵  
相傳曰彼船堅矣曰彼器偉矣曰彼士強矣我何得敵彼哉此所  
以張虜勢而挫我氣天下之士不戰而氣先彈矣可嘆哉然畏而  
備之猶可也今則不然見其來為不害則捐弛矣見其一歲而後  
不來則大懈矣不虜情更不可測也蓋恃其不足恃者而不畏其  
可畏者般矣忘傲不復知有敵國外患是又可嘆已夫彼地各有  
長短虛實以我實待彼虛以我虛待彼短恃此無畏也今我之福  
短者并其長者而不修之論虛者并其實者而弗治實者亦恃虛  
也長者亦恃短也彼則日夜淬勵以各併力爭虛實不形長短並  
用駁、乎未過人而我曾弗肖豈可復與較長短虛實哉夫如是  
愚所謂不足畏者或將不得不為為可恃者或將不可恃焉嗚呼

彈疑當作

是可不憂耶憂耶憂之如何亦修其可恃者而已孫子曰勿恃其  
不來恃其有以待之唯修其可恃者而後可有恃矣

### 海防策二

我邦沃饒無所不有虜地瘠鹵多所不足無所不有者無望於他  
多所不足者致奪於人是以我有難往之勢而彼有易來之理以  
難往之人待易來之寇攻守之勢於是乎決矣蓋攻人者難而易  
自守者易而難自古而然何也攻人者棄進取之勢自守者居退  
縮之勢不見夫格鬪者乎殺人者制人軒禦者制於人虜之得志  
我之不得志未嘗不由此焉亦自然之勢也夫既習自然之勢則  
不可得而度乎曰何不可度譬之水任其自然滴、超下耳更擊  
而躍之激而行之可便過屋可便在山兵何異於水亦有制之

起一作趨

術也耳若便庸將制之唯知狗、為自守而已夫洵、為自守而  
他奇直左右友吾自救之不暇尚何望其制人是不知其術故也  
苟知其術勢可得而變也勢可得而變也則攻守皆同內以作士  
卒之氣外以奪敵之心我得勢而振敵失措而沮勝負之機決  
乎一反覆年之間其術何如在以戰為守而已唯智勇之將能知  
而行之昔者魏張遼守合肥孫權率十萬衆來圍遼曰及其未合  
逆擊之折其盛勢以毋衆心然後可守乃募敢死之士得五百人  
遼先登陷陣衝至權麾下植大驚不知所為而走趙石虎逼棘  
城主甄欸出止人諫之止猶懼形於顏色玄兔太守劉佩自今強  
寇在外衆心怕懼事之毋危繫於一人大王必降無所於守守自  
強以厲將士不宜示弱急矣臣請出擊之能為大捷足以安衆乃

自忠曰  
於一作推

將敵士數百騎出衝劫兵必向搜廩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胡  
兵遂敗退我加縣尉守蔚山即軍大舉來圍加縣尉政謂清正  
曰彼衆我寡士多有畏怖之色臣請棄彼未合出擊之以毋衆心  
清正喜許之安政即率兵五百開門突出大呼陷陣斬獲而還士  
氣始振以及援軍至即軍遂潰勇哉遼也智哉佩也清正之智安  
政之勇不因而合英雄之所為每、如此可以力怯矣誠能如此  
怯勇可以制衆弱以可克強况我不必寡弱彼不必衆強乎我之  
於虜各有長短且以主待客以逸待勞寡弱在彼而衆強在我、  
何患彼唯患我不盈耳氣之不盈由不以戰為守也守城守強理  
則一矣豈可徒胸、為自守以取挫屈哉今之策虜者或曰縱虜  
上陸以短兵感之於險或曰環海列礮虜並輒奔夫兵貴多策若

此者亦或可參用然是皆自守之計非制虜之術不可專恃必以  
自安也夫制虜之術在於殺我氣而挫彼勢歟彼我氣而挫彼勢  
非以戰為守則不可矣不然計畫備設士卒退縮致內自潰槍刀  
之利且無所施豈有煩敵多造敵人之復文化中事是已愚嘗見  
魯西重人記文化中事者謂日本士卒懼怯畏魯西重人如虎傳  
以為笑豈非我大恥耶不特以為大耻遂以啓醜虜之心歎未窺此  
往、繼殺掠而去嗚呼使我國人弱如朝鮮居如琉球則心、俱  
、甘受其侮可矣殊不知我邦士卒勇健勁捷非諸國所及嘗北  
敗番復南擾閩越無元耶全盛之同皆戰克之今何畏二虜之有  
果能奮然出戰與虜馳逐於海濱洵漫之間則可以破虜而虜之  
艦亦微不足甚懼也何以言之虜嘗挾大駭來犯我以短兵並擊

破之北條氏之於蒙古是也虜嘗駕大艦以戰我以小舟環攻燬  
之有身氏之於阿瑪港是也今之寇虜未必加於昔之寇虜而今  
之士卒未必減於昔之士卒唯矜者有術激虜之使人、有吞  
虜之心如昔時之為未必不得志也且我多暗礁多淺沙遠岸大  
艦不能進夫大艦不能進則必用輕舸、不能載砲、在艦而奈  
遠而不遠故及其接戰不得不用小銃、輕舸彼我所用相同  
我何獨懼彼哉但彼在於洋中不敢來海濱挾巨艦大銃妨我運  
糧舸、之不通固用愛國是不可不往攘之歟往攘之艦不相  
敵於是論者多歎彼製以造大艦以為我邦人技巧做造船未  
諸器輒勝於彼艦何獨不能也其言誠然其計誠善彼果出於此  
則我或不得不為此計然亦不可恃也自以母也何則彼既用木

策不思可候  
若作不別  
不直

我亦用此愚未見勝算果在我也且易不公乎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兵亦有道有器今徒知求器而不知求道恐為  
英雄之笑耳東照宮常召諸厄利里人安支詢垂艦之製顧謂侍  
臣曰彼船如鶴我船如鷹、亟警猛款獨身獲鶴難矣唯有獲師  
之良者善餉者之審天氣察風候視機發能鶴可獲也噫嘻是英  
主之神算重法後昆者謂之用兵之道為將者所當首講也誠知  
斯道而後術不得施也勢可得震也法計可得行也制虜之本其  
在於此歟其在於此歟

海防策三

以怯心視敵者聞聲而懼見形而怖以粗心視敵者可慮而不慮  
可愛而不愛今人之論虜性、不能免此二者之間故其防禦之

策不失於煩重則失於疎脫其不直時且則一矣愚親見文化以  
來事天下之人畏虜殊甚或有傳虜之帆檣見於遠洋者輒瞿、  
然相顧或有傳虜之兵卒掠於邊疆者輒洶、然相警虜之船僅  
二三五隻耳輒傳以為艦艦蔽海虜之卒僅一二百人耳輒傳以為  
貅貔滿野其意謂虜勢猖獗將近取我國於是有意策者或以為  
多鑄大銃以環列於海濱或以為大造舟艦以逆戰於洋中甚哉  
天下人心之怯也王霸爭楚用必用六十萬人韓信取齊指必多  
、而善夫楚亦有劫區、小用耳枕且不可不用數十萬卒況我  
堂、皇同帶甲之士不下百萬必欲取之當用數百萬人彼安亦  
以衆耶愚計虜之卒不過數十萬人恐於敵之淺其後不得不當  
兵守四疆雷兵守四疆則所余之兵不過數萬、、之衆在彼亦

为大举非其所慮年焉何則彼之距我數十万里計其往來之程  
遠者徑一歲兩歲近者猶徑半歲夫以數万之衆涉數十万里曠  
以一歲兩歲之久糧食器械凡而之需為費巨万而我邦未有可  
取之形也夫舉不可違亦之舉攻不可必取之邦糜財頓兵不慮  
鄰敵之乘其慮其為計甚矣笑故愚以為彼計未遠出於我亦  
何遠設煩重之計待之以內擄中國耶然則彼終無可慮乎曰未  
也彼以各併為事漢唐之款不知屢足見我邦殷富孕曠並世之  
日久矣而不敢大舉而來亦不皆置我於度外也譬如貓犬之見  
魚肉意欲之而不敢前往來窺視候守者懈處起懼之慮之懼  
往來安知其非窺我耶其剽掠也強安知其非常我耶彼來窺我  
：彼每形則彼決不大舉來矣彼未嘗我：若病形則彼或出於

必取之計不可知矣而粗豪自喜者以為我固富強彼美能為不  
知我形不可常而彼情不可測也嗚呼猗頓之富以有財也孟賁  
之勇以有力也富而不檢其財必耗強而不養其力必乘患在其  
為倚頓與孟賁哉我邦舊有強之名而今日諸國多不祥其實者  
以豈可不憂慮耶憂慮之則如何曰積穀蓄財張國勢振軍形以  
待之彼必不敢大舉未幾破之易耳况於數夏之再  
數百之卒乎蓋積穀蓄財者其要在於節用禁侈以不獨為防虜  
也今不復論其所謂張國勢振軍形者其事不一愚以為當今之  
務在於修藩屏練兵卒諸備論之待云何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  
維屏大宗維翰夫諸侯之於中國以藩屏垣翰為各其職可知也  
當今侯伯令長相雜為治使侯伯在外令長在內則各得其所以

今或有相反必藩屏之意安在哉侯伯臣其士子其民上下相親其祿足以具器械畜兵馬且君以社稷為命以鄉里為念得慮必周戰鬪必力其為外屏不亦固乎令長所治不然送行血未上下不甚相親甚者互相視如路人且其祿秩甚薄不足畜兵卒其器械車數百之虜莫之能禦藩籬之不完時每盜入之卒故愚以為今長治沿海者悉移之中州以其地隸於侯伯、有失民心弛武備者是藩而不藩者也敵加謀則不少假借庶幾藩籬每課而同勢乃張矣易稱三貳待美吉日司馬法云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若振旅秋治兵聖王之治天下豈太平之日不忘戰如<sup>況</sup>寇虜出沒可慮之時乎嚮也患人民特勇作亂故務隳武備与天下休息振旅治兵之礼与息而不與至今循之兵置而不謹

者二百餘年矣縱便謹之不過築堵成城畫地成陣一旦有急得無所杆格乎蓋往日之患在於強不得不務隳武備今日之患在於弱不得不務飭武備夫士民之弱不益作內亂而不足防外敵愚以為為今之憂不在於內而在於外為以強人心作士氣為務教強人心作士氣在於不忘戰宜詔天下諸侯一歲兩次大行回獵以閱甲兵習戰鬪使人之目識旌旗耳諳金鼓坐作進退莫不中節沿海之地又許習舟戰使士弁慣波浪得以展其技矧庶幾兵卒皆練而軍形振矣同勢張而軍形振則不負富強之名虜將我、畏虜哉

#### 海防策四

沿海之守固則虜不足復慮乎曰未也愚私恐東南諸島孤懸於



海中虜或占據之以為巢窟兩部蝦夷隔絕於內地虜或藉會之  
 以築城郭並不易制也然諸島地不甚廣其民足自守焉未如蝦  
 夷之尤可慮也蝦夷僻在東北隔障莫遠延亘數千里隱為一  
 大同而民口之少不直內地一郡松前氏以一小時領之成兵亦  
 不能半分守要津落、如晨星或可以啓虜心有如以數百人未  
 犯猶恐折而往之況多於此者乎譬如宅大而人少狐狸暴於其  
 內盜賊窺於其外國其可也若夫多人之家則不然門有奔戶有  
 僕廳室廊廡各有守者亟踞路之輩不敢窺其垣牆也故欲使盜  
 賊不窺垣牆莫若多置戍隸欲使寇虜不窺邊疆莫若多置戍兵  
 然夷地之廣如彼多置戍兵非一小族所能任年之有糧餉不  
 繼之患是以臨事請援於奧羽諸侯計其往來之程近者數十日

遠者百餘日比兵至虜已曠去徒以疲奔命糜用度耳愚觀漢唐  
 諸史其防邊者亦以以為患於是如趙充國之於志驍重華之於  
 胡並開官田自給糧食身敵相持於歲月之久敵未則戰不未耕  
 終以有功今我欲防虜於荒僻之境亦以也田為良策行之於南  
 北諸島未知便否而於蝦夷為便必矣請借前箸備論之夫蝦夷  
 之為地棄則屬彼取則屬我不屬彼不屬我猶之可也不屬我而  
 屬於彼其禍有不可言也田所以收地屬我也其為便一也曠  
 土必須多兵、必須多食多兵或可得而多食恐難繼今募民  
 為卒兵可足也課卒為農食可足也其為便二也夷民業漁夷  
 俗沿海曠其平地而不居欲移居為農彼所不願欲開地為田唯  
 我所欲非如內地永業之田不可奪於民者是其為便三也民事

農事事漢以有易每民其俱便會貨俱足則人卒益聚人卒益聚  
則每地不有田每地不有兵東南二部荒服之土化為儼然一大  
藩屏是其為便四也食多人聚則地利亦可盡矣愚聞夷地山有  
良材壤有美金採以供軍國之需外可以涵脚內可以息民是其  
為便五也但人多得夷地確亦自有豪肆之壞夷人不肯開墾者以其捕  
漁之候與耕耘之時相妨也且考之西洋諸國北緯五十度以下  
之地猶有黍麥諸穀蝦夷四十餘度耳獨何不可耕稼也人又謂  
屯田雖便如每人民何愚以為宜大著流止浮浪充之流止浮浪  
皆係藉之良諸國多有之君厚資給之僅可為家則相率販之  
是可为民為卒也又罪係大辟以下德流以上者請之於大府及

諸國亦可多得其輸之夷地點其面為卒給以田地計其所開墾  
者償其所犯之罪赦為平民又得其力矣夫延曆之朝所以大拓  
北邊之術也夫蝦夷之在天下為棄地罪囚之人在天下為棄民  
今化棄地為沃地化棄民為良民利莫大焉何不輸松前氏行之  
是罪為松前氏所以天下修藩籬也夫蝦夷為中國藩籬松前為  
北門鎖鑰藩籬不隳鎖鑰不搖而後室內之人得高枕安矣不然  
如宋人之失函豎耶人之失遼東皆籬不完而金室受刃嗚呼是  
可弗也監哉

海防策五

虜之計將何出也於武平其禍速而小出於文平其禍遠而大今  
而升小民與人相閱勃然焉怒奮焉加之益所願慮未必至害人

而或以自傷爲有大奸惡者不肯遽下手高拱心挾邪計彷彿窺伺投隙而乘必逞其毒而止至於伐國之術亦然如忽必烈之征我豐大闕之伐韓正世勳奈拔兒的之搏噬西洋諸國皆奮奮不顧者也然之非禍其身則禍其國未嘗能斃敵國也今二虜之所以強拓土者則異於此其慮甚深其謀甚長父祖創之子孫成之未嘗求急速之功焉知其非大奸惡者耶愚嘗觀蠶禹一吐乳哺五鬼者蓋其君長挂座右以代銘者母比君長五鬼比丑州之民而乳哺示梅字愛育之意云西洋各酋並以以爲兼并之術而二虜其尤者也故魯西亞之開止百里亞地方諸厄利亞之取亞墨利加諸國或弘妖教或施恩惠以收攬民心爲務未嘗專任兵威也是豈非所謂文者欲然虜之用文也非愛敵國而然恃欲以成

其所大欲耳故魯西亞之於波羅泥亞諸厄利亞之於莫臥兒苟見機會之至輒斬伐取之無復所顧也由以觀之虜未嘗不用武而先出於文故待之不遽求要之不遽戰夫我待彼、不肯遽求則我必倦矣我要彼、不肯遽戰則我必懈矣倦懈之餘必至於百事皆廢是彼所竊視而竊焉可不畏而備之耶愚竊爲國家深思長慮以求長久之策我之於虜不特當以武待之而亦當以文防之也以武待之者前篇所論皆是也以文防之者今請備論之蓋彼自有彼之文而我亦自有我之文也我之文者何也仁義之政耳聖賢之教耳以不獨爲防虜設而防虜之策亦以武爲長然世俗視之太高今欲防虜而言及於人將笑其迂蓋事固有如迂而不迂者夫如迂而不迂者理所在也理之所在唯此者知之故

兵法有以正為直者其言曰知正直之計者勝豈特兵哉天下之  
事皆然蓋虜之所弘非邪教乎我乃弘聖賢之教聖賢之教於道  
為正、豈不克耶虜之所施非偽息乎我乃施仁愛之政仁愛  
之政於惠為直、豈不克耶且民之惑邪教者以其心每主也  
唯心每主故受人之誑誘而不悟也嚮者大亂之餘閭閻不文人  
心每所守故邪教肆行以小西高山等之雄惑陷不返况小民牙  
於是嚴刑懲治死者至二十八萬人猶未能止也既而又教日闡  
士夫大略知梳唇其不流者亦旁聞其說心頗有所棄識是以之  
論洋教也佛氏之說亦不甚行於士林之間是非其助效身但民  
意愚易惑邪說之未幾有嚴刑不能保其不動也蓋刑重嚴不能  
解民心之惑解民之惑者非教不可故教之舉也士大夫且無所

為教之明也庶民猶有所棄識為然民播、平蕃矣非可戶牖人  
論也將何以盡教之曰民不可盡教而士大夫皆可俚有學有識  
士大夫皆有學識守正弗失則教於是立矣教有所立則民將圍  
視取則矣士大夫民之師表也表正而影正自然之理也且雖士  
大夫而為民所慕者富人豪戶也雖士大夫而為民所信者巫祝  
僧尼也雖教者亦皆統於士大夫士大夫而有學識臨以治之則  
彼皆將奉若者助吾教也所謂吾教者何也親、也尊、也敬神  
祇也距匪邪也內中用外四夷也苟奉以皆以禱樂民者亦聖人  
之德也不必論神與佛之別矣蓋同神寄民之瞻仰者固皆崇之  
矣巫仙自異域來者已行吾土亦有今年官又立之以抑洋教亦  
不可搖也不若因而修之禁其講張不便惑卑存其勸德以任導

愚則民將由之入善民由之入善亦吾教之行也若復何求為孔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探仁愛之厚尋礼乐之緒  
士大夫之任也由之者孝弟力田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庶民之事  
也夫士大夫知之而庶民由之庶幾人心有主而不惑矣然有正  
教而無善政未能定民之嚮背也夫民之迷嚮背者以其心不戴  
上也唯其心不戴上故相率隳敝為其臣民為其鄉導而不辟也  
为上者節用禁侈以愛人為務薄賦歛除逋欠疾苦必察貧困必  
賑所告誨莫不聽所願教莫不遵是謂之仁愛之政、出於仁愛  
民皆視之如父母母有棄父世而從仇讎為其臣民為其鄉導者  
乎夫教取人之同不得其臣民不得其鄉導而克成其志者未之  
有也故有正教而民不從邪有善政而民不從仇正教解民之惑  
善政得民之心故善政為之先而後正教從之果能如矢則可以  
与虜相持於無究禮之長策不亦宜乎不然虜之所施無仇亦惠  
也虜之所弘無邪亦教也亦似知迂直之計者矣而我因循苟且  
從事目前無長久之慮其何以克之哉

審最情

夷情猶賈情也。嘗聞都賈之鬻衣者，平懸衣於肆，以延客。有田客  
兒問價，則一二衣若之，及怒其色，斥其也，以加之，便之，氣怵魄褫，  
必不得不買。夫齊眉溫色，怡聲以媚客者，商賈之常態也。今則反  
之，彼固為卑，以順之，十或失五，威以制之，十不失九也。當今英夷  
之情，何以異乎？以彼既伐滿清，得其志矣，其視我，猶田舍兒曰，棟  
之以清人之敗，而勸之互市，則必懼而忘之。若弗忘，則歲三四  
次遣游船，詢其以海或需薪水，或採人畜，或測量山川，或忽入而  
忽出，勢如將開邊釁者，彼懼開釁之將招亂也，心深憂之，而後  
遣使再謀，彼必忘之，不出三五歲<sup>我</sup>而我之款，獲焉，是固以威制之  
術也。故兵艦以棒后，置琉球以測地，執朝鮮以抄物，入渾河入崎

審夷情

港入蝦夷島以示陸梁之狀其情可指掌而跡矣且既許互市則  
必將借地既借地則又將築城夫借地築城然後禍不旋踵伊斯  
把泥血之奪呂宋也初乞借牛皮大之地直許之則即以牛皮為  
鐵環而經之建城置兵遂以取之清乾隆中英夷乞借珠山天津  
弗允嘉慶中又乞舟山亦弗允至道光一捷卒得廣州福州寧波  
廈門上海夫其持令詭譎如於呂宋志欲牽連如於清國皆慣用  
之策也或曰夷之兵強於天下我弗許互市則憤怒乘寇如豐公  
之征韓如忽必烈之侵鎮西所以疾雷不及掩耳者而子犹患於  
互市僦地不亦未平乎曰不然豐公忽必烈好誇大者也英夷密  
算數者也好誇大者其舉兵也暴密算數者其出師也漸夷之行  
必曰用兵則日費千金通商則歲得億萬戰捷有名豈若交易有

利哉今日取一豈若即日取十哉市之鴉片以戕人命竭之金穀  
以涸國精勸之法數以移民心見寡而奉之易如振旅先利故後  
兵、、故其利必獲其如將先兵者形也非情也慕容農謀滅符  
秦曰取果于未熟于自落不追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  
遠矣英夷之篡人固亦淡其自落矣晚數十年而世悔也夫唯出  
於互市僦地之計故交不可通見利則出軍故邊不可不備

審夷情下

備邊之策如何曰威海廣伯牙台測土地遠近潮汐深淺游沙  
幾里崖岸成何某港巨艦可入其岸巨艦不可運銃架砲臺可設  
者或可長檣坑道可築且鑿者或火震天雷神砲箭比而銃礮宜  
備若干門線藥鉛鉄彈神之某墩宜置烽火其邱宜置瞭望要宮

可建鎮衛者幾何神園僧寺村家可用以為營寨者幾何府城距  
某鎮某寨途程幾里其城可以忘某府某鎮可以接某屬隊長某  
可以守東船將某可以赴西粟若干石可食若干人支若干日火  
小艇舸水工馱馬耕牛牛農夫獵手蠟下澳戶可取以神及伍者  
仙院神祠豪富巨施之府庫國節可假以藏兵械者有幾弓馬刀  
槍我所有也則倍精之水戰火術我所短也則效而供之措置既  
定日月操練常懸俟令訓士卒皆備不備者有四訓而其要則莫若  
便國用之士氣如長箭之大西士當負虎撫諸長箭且食生犬數  
頭每我何長箭之大尾有獵去畜犬不肯出坐後之獵夫曰吾非  
敢節食吾犬甚趨吾恐其傷虎是以不敢更強之投諸檻虎不即  
噬相視而怒原之犬也驕鬻虎遂強丸虎天下之猛獸也犬至

趨非虎之敵也而強為豈非兵法所謂死賊之謂乎夫使六十之  
州百方之士悉知斯犬也則其夷之盟艦神砲我可自恃以植之  
矣雖然為之有本亦在于朝廷自死守之策而已矣語不云乎虎  
狼之猶豫不若蜂蟻之致決又曰新而敢行鬼神避之北條相州  
斬壯世忠而蒙古十萬之軍塵宋欽宗臨戰沒和而身為女直擒  
何者恃士之勇吾在人主之斷不斷也怯者乃恐借以之令動搖  
人心甲辰便船之事秘而不泄如益惠之天下之人信、乎逆焉  
益以天平室字之事容之以唐母祿山反勅太宰府嚴海防夫祿  
山反乎唐身何与我事尚且嚴備如此然而海內寧安黎元鼓腹  
未嘗有一夫揭竿而立者人心之動与否在於仁政而不在於防  
海之令也州矣今則猾虜禍心洞如觀火而備禦之策層而不備



嗚、焉惟人心之動之慢無乃類宋欽之朝斗驕者瞻壯馬有年  
勇主人晏起家僅不掃川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為今之計者  
宜今天下曰甲辰贈翰所言如是我若之如是來寇則戰而殲之  
耳須嚴備以待之如汴而六十之州百万之士不以死崇社稷者  
未之有也

丙午四月廿五日

溫谷世弘稿

升庵外集

中庸言道之書也

中庸本礼記之一故其中多言礼如祭皆中礼每過不及皆  
礼意也至每章達者三意及礼儀威儀愚而三章諸章則專  
言礼矣要之礼皆道也道以誠为本以礼为用

天象云、

言道本乎天而成乎人也其後以性教分誠明而所以誠明分天  
道人道皆本此

教

則以此道修治之而尽人尽物形著勅復之大化由此與焉  
道也者云、

然則修道可緩乎其後依字中庸道不遠人皆本此

是故云

不惟睹聞為慎即不睹聞亦為慎所謂不復更密也人祇得不睹  
不聞獨耳隱微耳而其為顯見莫過于是則即此隱微見中有實  
矣為所謂誠也故為戒慎思慮也此修道也 其後黃德發是誠

慎独

不可掉明善誠身皆本此

大學慎独是誠意此慎独是誠身總一誠字故後以誠之者極言之  
性合人物必操認盡己性即能盡人性盡物性耳性者生也我能盡  
天之所生此中有天心有天法人物能盡天之所生則祇得遂其  
生氣已且觀下文以贊天地化育為盡人盡物之極境則人盡  
物不過助天地生育並非命性率性之性此則本文可明証者蓋

以彖盡人物性止得如此使人之中亦有能自盡其性者則堯舜  
之下自有高卑陶何必待至誠始盡性乎

樽象明曰戒思至不睹聞不可須臾忘之意故接是故字莫是  
莫見正戒思不睹聞之意故又接故字此明是一串毋得以動靜  
分作兩事

陳自曾曰篇首之不睹不聞即篇終之不見不顯不動不言皆祇  
有靜而無動以動即在此靜中無二致也故中庸言道歷見黃德  
微是諸字而及其統結則既以知微之是如入惡始事旋以無色  
無臭為切化極境聖學與聖道可兩視字

昔呂子鈞問朱子云戒慎不睹思慮不聞即為謹独若分作兩事  
毋乃破碎支離之甚耶朱子答以若同為一事其言何必若此之

重複耶余謂不然若嫌此重複則道也者不可復更留也一語足矣何必又言可蔽非道也蓋及言以决申言以明同此爻耳豈重複乎况朱子以前即宋儒亦罕有是辭如程伊川云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矣

喜怒哀樂云

道既修則內本于性而道之為道其在性則充實內積不匿不溢不習之性而習之中以慎獨之後則善扶善中有所主也其在道則節文外著不流不倚不濇謂之道而又謂之和以明道乎誠推已及物也所謂虛度也蓋中則達極在我可以立天下之本和則本乎天而成乎人可以達之為天道為人道而从此而推極之則以之參天地贊化育而已成人成己成物皆在于此中一層之

領要也

其後大本直道至誠至聖川流教化並育行皆本地

樓象朋曰中者中庸之中然包有誠字禮器曰中于天言外誠意于上天也中者誠也

章泰曰喜怒哀樂為性之所發即六情七情之約者但性發為情與性率為道何所分別賀瑒謂性之有情譬水之有波金之有環印予謂性情比水波極為以靜時是水動即是彼器每間也云

文輝曰此直道是倫道之道非率性之道以危皆中節必有人矣之中之非虛者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云

蓋中者中庸也中者平也持中且平陸法言切韻以庸為平

和之善人而作廣雅者直和為庸則中和為中庸矣于是以中庸各為而禱引夫子平日之言中庸者以証明之

每以知仁勇作綱領之說

自此至唯聖者能之每章有中庸字及中字

惟君子時、時中不須更留也小人無忌憚不成慎思慎也

據此則隨時處中亦

章泰占曰君子而時中惟君子而如此而是轉詞非直詞身文言毫沍而正中語同若謂君子又時中則論語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謂君子而又不仁每此語矣

樓家明曰禮注子思作中庸以昭明祖意故以仲尼始以仲尼終但仲尼本是字而後改作蓋檀弓哀公謚孔子曰尼父是也俗稱孫可字祖弟子可字師亦非是

遠宗曰蒙引謂章句民不與行專指小民豈聖人但以中庸之惠責之在下而不責在上之為反表者民字為作人字兼上下言不知民只是民為得改人字以兼上下此民不與行不過嘆道之不修而修道為教則教道者亦從此可見耳

遠宗曰知仁勇三者非子思自言如性道教顯微中和等不過引夫子若衣冠之禮而旁及之為得豫抽此語立作綱領世每綱在目錫後出襟下者况其中分配不能尽合如以均天下為知辭窮祿為仁索隱道道為知平塗避世為仁俱拗曲擇直多少勉強何如依文立義之為愈矣

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人未嘗不率性而修道而教之者之勇也道之所以不行也

解

期月一匝月期是復時之名故論語期月鮮作周一歲之月言自  
子月復至子月也若一月則何復時之有此期是一日尚昏期三  
百有六旬有六日是一歲名期也左傳叔孫且而主期有是且復  
至且故一日亦名期也期月者或一日或一月猶論語日月星  
子曰回之為人也不

遠宗曰中庸亦只是善故後曰明善扶善与大學誠意止善二同  
特此是修道要功善、服膺即戒慎恐懼也扶字中庸得一善而  
弗失之即扶善而固執之也後章不變是至死不變歷世不見知不悔皆  
做此

陳自會曰奉、服膺言堅持也服膺即存言保抱之意

子路問強云、

遠宗曰夫子偶論強而作中庸者引此可以征修造之功謂扶善  
能守服膺勿失必藉強力堅持之然並不是勇、者貴法之稱以  
振作猛奮為利此正左傳所謂一鼓作氣再易棄竭者身強之不  
流不倚不變正自相友蓋勇是不退讓非強固不板之習也觀後  
章公羊明出知仁勇字而無柔必強而不得以強字証生勇字他  
可知矣○樓家明曰矯即強也荀子率群臣百吏而相身強之曰  
矯居矯矯直字即堅持之意○陳自會曰若不變塞作不變未達  
則身用無道不變何異廣制塞滿也毛晃劄充也不變塞言不為  
充滿所變似才用有道有正解耳

君子之道費而隱

不勝不聞莫見無是言無時無地不當修道故慎獨以求誠耳此

即言直之得直惟每時每地不是直故此中有誠所以慎獨以求之是以莫見莫显但言求道在显著处而不知道原有是显著者即謂之費不賄不閼格言求道在隱微处而不知道原有是隱微者即謂之德但求道始事由己及人由卑迨以及高遠本德而費而教直極功則修身治人達道達道而德要故于一誠實費而德故不亨入息知微之是隱可直費而至于上天之載每也每臭則功化之極一似由著而返幽由显見而返隱微所以費而德實有前後通貫篇首至篇終無二致者特德不是體費不是用假以不賄閼為體則賄閼是用世每此理

夫婦之愚云、

予知予能天地之大費也不知不能予人有所憾隱也○陳自曾

曰至周列之稱○即以君子之語直觀之語大耶則莫能該載其所語之大以其費也語小則莫能剖析其所語之細以其隱也○遠宗曰語大語小不是汎言直之大小指君子語如是也莫載莫破亦不是君子之言不能載之破之指君子語出而天下之求道者又如量也如是則君子天下之字有着落矣○持不曾語道乎或真小物耳而一塵乎上一躍乎下則以显著言之上下每非直昭然散見一何明察而以隱微者言之道何以在上下亦微亦彰正漫在人隱度之間蓋以察為著亦可以察為察所謂費而又隱也此算言之也○費者散出之也隱者微也但尔雅訓隱為占无冕增病亦刊作度如隱曰隱物之隱此所沿礼曰礼察德曰德亦相同轉見之義故此察字自当作審察詳得即此是隱即此是德

所此是案故道之莫在此其德亦在此○昔有人問尹和靖云程子所謂活潑精魂不知當時曾有此語否和靖云便是學者不善紀錄故有此是程子此語當時固已疑之即和靖親炙程子亦不敢阿好直云紀錄之過且程子原文尚有會得時活潑、地念不得只是弄精規則直是禪門參句甚云弄精魂亦出自漫羅托文朱子既已刪弄精魂句則必以活潑、地四字為子思喫緊為人

子曰道不遠人

道原不遠人顧人之為道亦不可遠人夫所謂人之為道不遠人者非謂此人之道與彼人之道不遠也又非謂以我之為道教人之為道不相遠也謂人各有道其在守人者自不遠也故以柯伐柯然

是而柯以人治人然其是而人雖伐柯之則欲其改物修道之教孰其改行然改而已耳未可謂不遠也○遠字曰明有兩人字豈可增一其字并增一之道之身字解作一人且即以其人治其人然身忠恕之不願勿施不合則前後斷港矣从未以暴易暴而暴非即所易者以敵攻敵而敵非即所攻者稍作多疏便曉耳

忠恕之

蓋忠本每私原即是恕而恕以及物亦只是忠故曰忠恕每兩心人已每兩事祇此不願勿施而道之不遠即在是為尽人在尽已成已即成物也所以教道必修道修在己不必復教在人也

君子之道四

遠字曰有餘不足意也分言行亦每憑據徐中山先生摺此兼言



行言即過不及也言行有不及不惟行當勉即言亦當勉若行  
有過不惟言不敢盡即行亦不敢盡然且言行必相顧不便偏倚  
此庸惠之中也既無過不及又不倚也

子曰妻子之

常棣之詩周公痛兄弟之愛而借宗御燕同族兄弟以寓哀思之  
情故云雖妻子好合如瑟琴亦必兄弟既和而後可以  
宜孝子以兄弟<sup>行孝子</sup>遠而妻子遠也此遠之必自乎遠也古五倫只父  
母兄弟子每夫婦以兄弟天合夫婦人合故也

子曰鬼神之力

此以子言鬼神之力也中庸之費隱鬼神之神誠也中庸之道之誠  
子曰齊其

遠矣曰宗字不同神宗之宗廟也宗祖之祖也宗克之宗祀  
也明堂祀帝之別名也○文輝曰材与為俱兼美惡言材即具也  
礼吉冠則得武異材指武為材也為厚也必為善者  
厚其福為慶為祐也惡者原其毒為疾為害是也故下以裁傾  
培覆承之若止注為為厚而不兼兩義則失傾覆一孤矣○馮  
文子曰受命即是得位然不必鑿指作天子尚存文王受命雖中  
身未嘗為天子也云云受命亦但以佑命自矢已耳

子曰無憂者云

壹戎衣所原指禮戎殷言滅大殷也壹殫殷衣之轉也○遠宗  
曰此壹戎衣為本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語然前儒解經多指武  
成中庸忠与庸与庸<sup>康</sup>指禮戎殷同文而傳寫異者云云指武王十

一年觀兵十三年伐討豈非一次不得謂一着戎衣且既稱纘緒則太王翦商西伯戡黎為合承先緒為言不得專指戎衣一節故孔安國鄭康成皆謂以纘殷之道用兵于殷惟四后賸言直作滅大殷為辭康楷述文王而曰纘戎殷猶大明頌文王而曰燹伐大商也衣殷尸轉鄭氏謂有人說殷如衣今有衣世者皆殷後可驗

武王末受命

追王是武王事據禮記大傳牧之野武成而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故尚書武成告群后即有太王、季文王之稱今中庸以此祀廟之周公且其所追王者祇稱太王、季而不及文王一似文王亦同作追王禮者固之周本紀有云文王改元追尊古公為太王以季為王季雖說未可信然尚書周詩經、頌文王受

命文王克殷似乎周之先世原有傳言如是者若周公追王則漢儒原有制禮改葬實事見于師說

子曰武王周公云云

禮考之之通達每聞者如爾雅九達之達指通之至也章句解通謂之孝則中庸達道謂通謂之達固不若三年同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謂通謂之喪則言是語矣○志事之未行者事志之已行者宋儒執事字亦必通喪言之如易地皆然等則仍是志氣

春秋修祖廟云云

周禮有司修除祖廟有司宗伯也修除者飾治又糞除也祭爓將祭有宮室既修燭屋既設語是黜聖即飾治之爓○遠宗曰廟有祖廟有祧廟即遷主廟也周禮修祖廟并及祧廟故宗伯修祖廟

而祀廟則守祀者致聖之類氏謂修陰致聖廟祀互言則修字原  
 兼致聖在內不止掃除而已○陳自曾曰繼人述人兩人字指先  
 王此四其字合下五其字但指祭言不指先王、三王也即以  
 設其裳衣言所祭七廟而但設三王之裳衣可乎禮運有十數其字與  
 中廟同中有陳其牲  
 牲孰可曰先王之後物也若曰腥其祖薦其血毛便既不去矣○宗器即宗廟祭器如尊罍琖等盛  
 器也其宗伯肆師職所謂展器陳告備者即陳器也云、周官天  
 府所掌室器惟大饗始得供設而陳之者秋時祭之間在此禮也  
 ○遠宗曰宗原祠廟如檀弓毀宗為毀廟故此宗器即是廟器類  
 注謂即祭器是也若亦曰大刑等則名玉鎮又名大室器惟有大  
 饗大喪則出而陳之故顧命大喪始陳此器若祭則祇大禘大祫  
 如盤庚以祗絜予大饗于先王則不得陳為時祭器之况六

經多言宗器如在傳室之以宗器用禮其官不備其宗器有一則  
 祭器乎○裳衣先祖之遺衣也然亦有兩項一則授尸一則授之  
 座上以為襯衣蓋天子歛衣有百二十衾至大歛所餘則司服授  
 守祀者藏之廟中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士禮所云尸服弁者之  
 上服也其服上服與尸所不服之衣別但陳于座而祭之統謂  
 之裳今謂之裳衣而章句但以授尸為言則尸服裳耶又誤也○  
 構象明曰薦于祭有別但上三句皆祭禮不得此句獨是薦禮此  
 薦也統謂之薦禮所稱薦祖薦羞者為也

宗廟之禮云、

宗廟之禮以大饗言故宗族俱至○禮冠諸父而宗廟所尊尊在  
 合宗故曰所以所昭穆特昭穆不同有生人昭穆則正史局世傳

所以  
所稱其為太王昭其為王季禘是也。有死者昭穆則宗祝序廟次  
禮所稱室季則六尸南向室季則六尸東西向是也。此祫當生  
人而不及死者以死者也。禘廟制一定每廟再序惟生人則天子  
諸侯自為一宗族人不敢以君親為親。國之今天宗為氏分小宗  
為族。族散已極非大饗合宗別每序法故祭統云維有事太廟則  
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若禘祭則每此矣。○致齋禮是均神  
惠于室中。族酬禮是均神惠于庭下。祭以神為上以祭者為下。尸  
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者。下及為上所酬也。致齋主人猶有  
室中之貴者及族酬長卑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遠于賤  
也。增酌為祫也。即史為其所中之為謂祫上酬身。○燕毛。凡無禮  
文故世皆憑臆。解說今考之。是祭畢賜爵之禮。為祭統十倫之第

九倫在。獻齋加爵。致齋酬爵。每算齋之後。又行賜爵一禮。以所長  
知者。但賜是錫予。而此又名燕者。以任其歡燕。十種。免。暨。直。以。饋。  
尸。各。燕。飲。是。也。其。曰。名。者。以。先。髮。所。長。初。周。官。司。儀。王。燕。則。諸。侯。  
毛。是。也。曰。齒。則。在。昭。穆。中。自。序。身。齒。祭。統。所。謂。昭。為。一。禘。為。一。昭。  
年。昭。齒。擗。身。擗。齒。是。也。特。此。亦。異。姓。有。之。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  
謂。長。知。有。叙。然。禮。意。專。在。同。姓。既。見。前。

祭之制改云

韜。僮。安。奠。詩。認。隱。日。先。飛。野。馬。學。頭。筠。管。長。蒲。盧。言。日。影。中。見。飛。  
塵。簪。管。中。棲。蝶。贏。也。曾。人。作。詩。尚。疏。存。猶。藏。蒲。盧。今。人。不。識。矣。

故為政在人

此節領人存下節領政者也。政在人、字即其人存之人。第君

臣言則君臣一體非聖主不能得賢臣矣故曰政舉在人存人存  
在修身也特修身即修道也達之道即中庸孝性之道與子臣弟  
友庸迥不遠人之道原名達道則修身者為修天下之達道者也  
故此專領一道字曰修身以道但道以道行而不知仁勇三位雖分  
知行實則知統于行而勇又附之知行之間苟欲行道即一仁為  
盡之矣故此又專領一仁字曰修道以仁所謂人存之大要有如  
是者

仁者人也云

遠字曰迥專取仁猶立達九經專取親賢同意但仁則作思故屬  
力行又訓作親故屬親然總謂之人者以親惜思性皆生身自  
具即人之所以為人故孟子曰仁者人也表能亦曰仁者人也古

人訓義原自如此若推仁為義則孟子表紀亦皆以仁與義討此  
從來此待相生之文○尊賢謂師保之賢可為尊者原若師臣故  
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言尊之也小注謂賢不是臣故身大臣群  
臣有別則唐虞三代並無此一等太師少師皆是官名師尚父亦  
臣即孟子客卿亦受祿稱臣如云王問臣矣○遠人不能實指郊  
注以蕃國諸侯當之高闕而未備者章句據有桓載后謂是賓旅  
則旅固有之賓又非是周官八法曰禮賓謂天子待朝聘之賓則  
朝聘在懷諸侯經內為得又是遠人此遠人有二項一是稱語遠  
人不服之遠人即蕃國諸侯如西旅貢獒戎蒙雉美一是遠者未  
之遠人即商賈行旅如孟子商賈載王市行旅如王塗○此係師  
臣記所稱虞夏商周有四輔及三公者亦不授事不備官而仍有

專貢此如周官所云編過文王世子所云詢諸庶級諸道者則不  
惑是不疑于道位不眩是不乱于政事何物不可也○日中貿易  
而相通羨此市販之事亦朝廷所宜有如得農工自相噴各得財  
物則此是朝廷大政即冬官充飾一大定制豈民間自所為事云  
○財字即天官九賦以百工飭化八材之材謂財具也用字即高  
唐據竊神祕之犧牲用之用謂器物也故考工記有飭材采畫  
之文材即是財器即是用云○章恭曰君體群臣不得有志  
字者秋傳有三事其一民事忠信○文輝曰腥餼是殺牲生餼是  
活牲若秋傳曰餼宰燭矣餼字宰對則事是活牲餼止是腥牲若  
論語有告朔餼羊者秋傳又有晉師乃遠餼滅石牛則餼又有活  
牲且或羊或牛不必是羊又何必是羊肉且未聞百工始程餼者

牽

○喜善矜不能此正馭遠之法子游常備之以編交道以為遠人  
有交祖雖流只不有怨如珠實所不及不必大賢即稍每過惡便  
謂之善而嘉之其或不善苟不至違俗犯禁亦祇以不能矜恤之  
所謂柔遠如此也章句誤以廣容為遠人則諸侯卿大夫每嘉矜  
之事目又造一游士為之夫游士起于戰國唐虞以後者祇以前  
未聞有此且此是王政群萃州外則有居游即或不卒尚不出郊  
道之外游則存之矣况周流之跡摩于夫子然且有衛陳鄭所至  
不遠鞶簡云以異族為遠人旅饗以四裔為遠人若稱游士遠人  
但九錮未必出此

誠者天之道也云

乃就是誠也所知有生有學困所行有母有利勉則由生母者言

之謂之誠者是得天者也天之道也此犹中庸之率性以為道者也本乎天也由學利困勉者言之謂之誠之者之人之誠之者也人之道也此犹中庸之修道以為道者也成乎人也誠者即聖人唯聖者能之如是矣誠之者扶善而固扶之扶中庸而守中庸而守中庸得善而服膺勿失如是矣○誠之者兼學利困勉言于言為困勉者矣中庸為戒懼以修道者取証也否則困勉一等在人道外矣

有非字之云、

此困勉事也人存在品中庸之慎獨亦在是矣天人与性教豈有二哉故下即以性教合一者承之○遠宗曰一者一學一則十者則十總只那措意則即知強即行小注毫釐感甚

自誠明云、

即子言觀之則凡為中庸者原有誠者誠之者兩端誠者由生安乎下程脫天字而為聖人此自誠而明者也即吾所言本字以為道者也謂之性也誠之者由學利困勉乎善以誠其身此自明而誠者也即吾所言成乎人以為道者也謂之教也然而教即是性、即是誠天下有誠而不明者乎誠則明矣誠者即聖人矣天下有明而不誠者乎明則誠矣教道即修道矣○傳自曾曰誠則明、則誠斬、截、惟恐拍露參間便天人兩字皆依仰之漸故此兩則字与夫子及其知之一也成功一也而一字則刻切冒縻口中有血而章句故為分別曰則可至于誠然既之者又曰上則字縻下則後則本文同字同助同語氣皆可以意低仰固不足憑試問作中庸者

上既分屬性教下必回互此而勻端是何意乎

其次教曲

其次者誠之者也曲者隅也禱語一隅為及三隅即曲之說也  
能有誠者謂入教而入教其曲以至於全而獨之誠即實有之  
于已也移者明者誠之見于身動變化者誠之及于物者也○樓  
象明曰大學誠于中形于外孟子行之而不著者高居厥居惟明  
大禹謨四方風動堯典黎民於變時雍蒙詞然後能變化既成  
万物

詩曰維天之

至誠之配天如此然但著文王者所以記仲尼不為天子而不與天  
地同大之意○至誠而重人則既能配天地以育万物自為教中

和以行教化中庸至道昏冥禮昏也故道有洋、而以大為大者  
天地也有德、而以繁望為大者禮也特非至道不行耳

故君子之道云、

本身道也微氏信從位也時也然且出令于天地鬼神明通于前  
古後世將世為法則尚患無善乎先仲氏聖類自誠朋以反至誠

考天地至聖崇禮教皆天子治天下之事故此身君子尊道性節

但主每位者言此必借禮教以隱記仲尼尊道性節以下至仲尼二十字衍但主每位者

言此必借禮教以隱記仲尼尊道性節之意所謂揚祖道也故本

身以有德音微氏則惟恐其不信從而始為微之正指每時位者

言不然時位所在作之已耳何必微顯是以不為世信以為身天

地鬼神相贊並不為時所尊信則但前承古王而後待之其人



繼起世法則不必一世也。獨言独行不必及之政教也。否則時位  
聖人自天履地載中國。豈殆誰不尊親而僅曰不惡不厭。曰有  
望有養。一如為日。祢闕人者。此非仲尼字。故下直以仲尼接之。

中庸章段

安溪李光地私記

恐限字云、

不睹闕者已所不睹闕也。君子心存惕畏其於事物之交見闕所  
及固有而警觸而不念。豈不睹不聞。暫為無感之頃。而戒謹恐懼  
未嘗懈弛。蓋主敬以存其誠之學也。不睹闕即親也。

喜怒哀樂

性者仁愛禮知而已。卒之則為道。每非理也。惟其麗於喜怒哀樂  
以行。則理與氣雜矣。惟方其未發也。氣未用事。而一理渾然不偏  
不倚。則習之中。及其發也。以理為主。而不動於氣。名中其節。則習  
之和。中乃性之存。而道所以出。故曰大本和乃率性之用。而人所  
共由。故曰達道君子。所為戒懼慎獨者。歛其存之厚。而發之易也。

仲尼曰云、子曰中庸云、

右第二章

子曰素隱

蓋有人偏日用之理而已素隱行怪者過於人偏日用之常者也  
半塗而廢者不及於人偏日用之分者也深探其弊則隱怪者然  
者欺世盜名之心半塗者不意害已徇人之失惟重人者以中庸  
為依級下學上達本無求知之心故知命乐天自無悔恨之意  
哀公問政

統而言之脩道以仁則立偏皆用仁矣稱而言之則親、之屬又  
子兄弟是也主於仁者也尊賢之屬君臣朋友是也主於義者也  
親、有殺自仁而即於義也尊賢有孝自義而即於仁也礼者道  
反於仁愛之中故等殺於此生為合而言之皆仁也仁莫先於孝

故脩身者不可以不事親仁者人也所性而具者也故事親者不  
可以不知人仁之所从来則天地生物之心是也故知人者不可  
以不知天知人知天則智也智為仁愛礼之原蓋子可謂明於天  
性然後知仁愛、、然後宜礼節者是也

凡為天下國家

凡此九種皆天子諸侯可通行者故以為天下國家際之為政  
而不為身脩身故脩身為之首前言親、尊賢者所以脩其身也  
故先親及賢自身之切者而推之也此言尊賢親、者所以施諸  
政也故先賢次親自政之切者而推之也以懷諸侯者古者  
邦交大小相維各有懷諸侯之道也蓋有如此然以親、尊賢二者  
統之經有九亦自尊賢親、二者推之故敬大臣休群臣者尊賢

之推也子庶民未而工柔遠人者親、之推也懷諸侯則或為兄  
身昏烟之用或為朋友宗功之高親賢輩之者也  
其次致曲

此言誠之、事曲者一隅之謂致則孟子所謂擴充是也曲能有  
誠則亦至誠矣誠中必和於外漸而著朋則充實而有光輝也  
誠而不動者蓋未之有漸而變化蓋正善而莫知為也至此則亦  
能尽人性物性而功用流行矣哉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然哉動  
於彼誠動於此則非尽性者不能也至誠性與天合故其心與天  
通氣機之動自然先覺蓋所以出贊神助而顯濟成用者在此贊  
化育參天地之至微妙者故特著而言之

苟必固聰

前兩章先言至誠後言重人此兩章則先言至重後言至誠前由  
体以及用此則自用而取体也中和之相为体用而和取於中者  
亦犹是而已矣

此章与首章之義相首尾而總結在篇之意蓋首章論体道之要  
而不白肺不剛曰隱曰微推本於末養之初求端於方動之際皆  
所謂不見是圖自証而自脩之非人之所能与也所以然者天  
之性其本体原若是也若以学问之事必則炫於外誠則一於中  
炫於外則表暴而有迹一於中則收敛而每形自立心之始至於  
盛勉之至至至淺深高下不同而其心則一故重人不显之妙与天  
合德然方其闡然濟簡即無也無臭之体而達乎天德之基也此  
書以中庸名篇者此理原於性中行乎道教惟其誠字而每安是

以至中而至常之道者以誠實無告之心求之則內無隱性之慕  
外無功利之貪汙泊平常無甚臭味之可娛悅然後可以明庶  
物察人倫而返乎性命之真矣故每也每矣者做妙之至即中庸  
之極也

七經離題畧第六

中庸 據朱子章句

叙中庸文義且於經文之下篇題何用注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 以授孟子

中庸一篇蓋論道之全備者故淺深高卑莫不有也非以中庸兩  
字為主意也然其以命篇者特取篇首著顯文字耳蓋與論語第  
一篇命字而第ニ篇命為政義不甚相遠已程子不偏不易數句  
元无病然章句引命篇題之下則似主張中庸二字太過恐失一  
篇主意至文專舉中庸兩字為新一篇之義若所未曉

史記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按年代是說不可為程子則指孔

叢子等后為親受業者故曰以授也小注吳氏乃以流傳授之解  
程說朱文意

傳授心法句竟不免有病然亦為時言語習氣以致尔不至於若

劉字上字若  
既字  
今為作今

近世異字者所刻改刻故合論為

第一章

性道教

注不宜說五行不宜扶氣稟說不宜兼人物說又性宜用仁義禮  
知解為不宜添一信字作五常又不必說健順

人稟天命以為性率性而行莫非天理即是道矣唯習身蔽清之壞之  
非備則不存為是所以待教矣備是備德之備非有造作注以為  
品節恐未穩蓋教者有許多綱領節目莫非導人使行乎道為  
人不能率性而行乎道破壞残缺不可復識別為故聖人立教以備

復之使人有所循由焉教謂五典之等人倫之教而道篇所以皆囿乎  
一教字中但未及礼乐刑政耳然礼乐刑政所以輔教之具也

高中玄曰性乃定名理為虛位性含具而能忘理具體而無為性  
在部部之中厥惟恒秉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謂性即理未散然也  
又曰中庸為學者作箇人理也而伊川考亭動連人物而言理推道矣  
張苞山曰注虫兼人物言須知子思亮明性有是專言人而不雜于  
物也

又曰脩道一句不宜聖人設教正謂不能得之性必从教而人

李九我曰何言乎脩道也器本全也而有壞則脩道本全也而有偏則脩故立教者欲  
人全体皆道无少欠缺下文戒慎恐懼正脩道之工夫也求之礼乐刑政遠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戒慎

恐懼

葛政瞻曰不是道器不得人乃言人器不得道

張阜庵曰身注似專說道不啻人秘本文不可字及君子戒慎而句還為主人不啻道說

林汝彥曰戒慎二句自所勝所聞極言之以至於所不勝所不聞非謂不勝固時為戒慎時不戒慎也或曰以逆指為靜存工夫誤

注以道為性之惠大無分年不可曉

莫見乎隱 慎其獨

人多慎於見顯而忽於隱微故惠莫能備為矣固慎獨甚言隱見之間厚本何圖無間故曰莫見莫顯也其言若若張者是自文章裁舞說者以莫逆志可也勿泥說

能慎獨則見顯之□道人所能者不待言是意在言外其實見顯

亦慎隱微亦慎也非於隱微更尤用力注於此尤加謹句其意深切却覺有病如上節注常存敬畏雖不見聞而不敢想方後當戒慎至慎慎其意一貫不為生淺深階級体用差別不可偏之意至慎獨而完矣下中和一節似稍更端

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與性又有分發先儒多揭未發已發為語柄而身中庸文幾往之相類為若以赤子之心喻未發全漏却喜怒哀樂四字也未發子豈無喜怒哀樂乎哉亦有未發之時亦有已發之時凡是之類皆不可以入講

中雖能也而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非難為若人皆有之此備常人所有之中以形容難能之中使人易喻也君子之心不偏倚而恒中

不原本作

所以忘物而和為常人之心不能無偏倚所以忘物而不和  
日用常行皆有中有和不特喜怒哀樂四者也乃孝悌者以曉人  
耳下文曰中也者曰和也者是君子之中和大者力量故以為大  
本達道也與四者之中和較不同

致中和

上云中和者大本達道也乃推極中和之理而言夫天地所以位亦  
是物也万物所以育亦是物也曷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  
不忒是之謂也順統中和矣所謂慎獨之事與位育之理無二道蓋  
一以貫之耳非謂天地方物因吾之中和而能位育  
注者之心云則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是流於  
祥瑞災異之說不可从

有世三字世則

堯湯之世犹有水旱饑饉之世天地未嘗湮沒百穀草木未嘗不生  
殖焉但秦氏時而陷溺之故人有饑饉也已且仲尼大聖而不能致  
功化之極者豈不以每位乎縱令其得位上天下地每異乎前時  
而百穀草木生殖之氣亦不能大異乎前時但能尽人事以贊化  
育而已矣决有每順氣之效驗

人率天奪之性而行莫非天理天即人即天慎獨中和節是人事約  
而言之也致中和節復還之天道據而言之也方能承上文而結之

第二章 君子中庸

然下十章皆通為一章蓋子思歷引孔子之言以申則首章之義注所  
謂文而不屬而意實相承是也何必分析為數章詳傳分章創為備考  
中庸之中身中和之中較不同中庸之中不特指大本乃帶知字意故

按二節字  
疑若作即

多在行中上而言庸字又身和異科益庸屬中字為言也非身中相  
對者亦非變和言庸也夫中庸自是孔子之語子思固無由得改爰

君子而時中

林次厓曰君子小人只作人說不作君子之德小人之德  
君子小人以其人品風味而言

第三章 中庸其至矣乎

林次厓曰此章為下章張本以言民解能下言民所以解能也  
至是至極之文贊辭已注不及則未至似以至字貼本文思未安

第四章 知者過之 鮮能知味

不行屬知愚不則屬賢不肯知有深意非偶然也亦非知行合一  
之指只咀嚙注不足行不足知句其意自是有益能知之者不屑

行之能行之者不屑知之所以流乎空德行性矣由視至道為早  
賤故也

張芑山曰過不及非盡生稟之異句專就生稟說非也△又曰過  
不及非絕望措以須人能及其病而適於中道便用且行我知之  
矣二句感概有言外 △袁了凡曰末節承上言過不及而嘆其  
不察非曰所以過不及者由于不察也 △鮮能知味只是習而  
不察用而不知耳為不接道不可商作解

第五章 道其不行矣夫

張卓庵曰此仍屬望語觀其夫字可見 △樞圖海門以第五章  
合前章却京山乃以置後章之首各有意思而未免一偏唯通上  
下不分章各自為一節而後義理貫通無偏倚焉



第六章 好问而好察迩言 两端用中

下好字疑衍 ㊦郑玄曰两端过不及也 ㊦葛岐贍曰两端者善中有过不及而边提执来度量取中然後用之 ㊦用中提用其奇过不及者也其推度在舜每嫌於子莫每掩之中 ㊦过有大小不及亦有大小其未得中也 ㊦錙銖亦过钓石亦不及注不同之极致思未粹 ㊦譬有功当赏或说千金或说二千或说三千若合二千是千与三千为两端若合三十是三十非端故必有过不及而为端不当造以大小厚薄为端苟有过不及而端则中间必有恰好处不当造指的当者为中 ㊦若合赏二千者而或说长万百万或说三十五十是可谓不同之极致矣然不可以为端以其太濶不足执也

第七章 罔獲陷阱

林氏崖曰人何被驱而罔措罔獲陷阱徇利而陷害若被人驱而罔之耳 ㊦葛岐贍曰罔獲陷阱置餌以诱取禽獸以喻害伏於利知者自宜脱得乃聽其驱遂罔人於中而莫之知避唯道可喚做知

第八章

第九章 天下国家可均

袁坤俊曰以舜回由分知仁勇已有可疑此如何又以均天下三者分知仁勇之事本文只是举天下最难者以形中庸之难

第十章 宽柔以教 君子居之

葛岐贍曰柔能抑强者能坚持不易便是强处非谓胜人 ㊦张苞山曰此君子与末节君子有别 ㊦而强如金弹子北方之强如铁火

第南方之強如彼條其柔毅亦足以為強  
不變塞

葛岐瞻曰塞如塞水隙缺有隄防之意

第十一章

張苞山曰此章不必連上問強說章句突入不當強而強為強而不強無謂

半途而廢張苞山曰廢字終是自家退惰不可改智力不足上若果不足則自廢者得藉同卸擔非聖人望人能中庸意

君子依中庸張苞山曰章句依字中庸承上不為隱惟避世句承

且半途而廢皆瑣碎不合義理 一却京山曰此章身知仁勇無

涉章句分配每謂 一前音字路是同強者非孔子初子路之強者

自不身辭回討回亦能中庸者未可偏以目之

第十二章

費隱只是顯微精粗之謂耳不當体用刻之 一按易曰其事肆而隱身以費隱全同爻而肆隱文爻尤分明或思費字是肆字之訛又亦未可知也

夫婦之愚高中立曰堯舜周孔亦皆夫婦 一何以愚不肖蓋古

人言人之微者必曰匹夫匹婦如曰匹夫匹婦之為諒是也爻曰

以段語極透徹活潑蓋曰道每不該實每窮若自一事而言則

無夫婦之愚不肖者亦有知有能為若極其至則至聖人固有不

知不能者矣此道之所以為費隱也爻爻相喚相尋包涵圓動若

以夫婦知能為居堂之間不亦滯塞乎聖人不知不能為問禮問

官不得位不亦淺近乎。△張南軒曰以章所謂与知能行者謂  
凡匹夫婦之所共知如朝作夕息飢食渴飲之類凡庶民行而不  
若習而不察在君子則戒慎恐懼之所存此乃所以為造端如所  
謂居室人道之常固亦總在其中若專指夫婦之間人所不睹不  
聞者却似未穩蓋又未盡也。是章以匹夫匹婦之愚不肖討聖人  
尽人倫者耳非人倫中特舉其切近者意重愚不肖字不重夫婦  
字与知能行費也不知不能也。△聖人且不能悉知周行焉  
以見道之廣大精微各欲勞身即是文法即是實理不是貶聖人  
亦何用回覆注補有回覆之意所以將問禮問官等淺近之事无  
遺殊不知當於廣大精微上求之。△如曰聖希天即聖人果无不  
知無不能焉亦何希之物亦可以見道之無終窮矣

天地之大也。是二句以證聖人不知不能非費隱條件  
若子語大之太莫載費也小莫破隱也注以小莫破均破之費亦可  
从。△章句受病在以体用解費隱故隱為所以然之理每形每象  
是以禹莫破之小者以其犹有形象也不得弗破之費矣  
或恐臭濕自然而然而以語道之昭著耳上天亦然下地亦然即  
是費矣如此而已矣故結之以其至察天地也天地字緊承上下  
字並不当着隱解。△程子注濼地蓋指所以然之理所謂道体  
矣不可以入造造端乎夫婦之造端者天地只判大小遠近不可  
分屬費隱。△曰夫婦曰其至与上文所指較不同以其主意各  
異也上夫婦以粗淺而言此夫婦以微近而言上至字指精微之  
極以至字指昭著之極。是章不必作申明首章下人章似以

第十三章

以為遠者孔子也非伐者蓋批柯伐柯其則其近也然犹有睨視之間比之以人治人則為遠耳 注張子以眾人望人之謂不貼于本文不當采入此章人字蓋每聖凡之別亦不為高亦不為卑庸愚之行也、行者不懈也謹者不怠也注踐實批可失口氣△顧麟士曰庸忽以下作一氣說蓋慤、句是例循文法耳有所不足四句亦反覆言之耳每處送漸進之意注益力益至謹之至行之力皆失措矣 △張苞山曰君子胡不慤、尔句見君子之言行不容不篤矣非贊美之也若外篇自勉意 △又曰此處候想出入重人日夢、意慤、就功用言不指成功處言 △又曰胡何也与豈字異章句豈代胡非是 △一說慤犹致、也

是勉勵之義字从心从造田心造作也

張南軒曰費隱之意第十一章子思子祭朋之至矣似不必以為不數章皆是祭朋以二字也章句亦不每章挽處想子思當時立言之意却未如此尔蓋自此章以下至二十章元晦所結之語皆似強為附合

第十四章

素位之素喚起下四箇素字較活乃任其素之謂也下四箇素只是白地一般 △素是箱之質未施漆未者所謂白地矣索解為見在枕帶元來之意 △張苞山曰素富貴至不尤人一意相承既章句分屬非乞 △高中立曰不願乎外者乃以足素位而行之意不可為二也 △又曰自得非不願乎外歟不接不接非素位而行歟 居易以侯命張苞山曰侯命不在居易之外皆本文以

字不為截作兩段

第十九章

第十六章

萬年先生曰是章錯簡在第二十四章後  
 之人思為鬼外神為神直而言之人鬼亦謂之神但外神每單稱  
 鬼者是章鬼神直人鬼外神而混稱之也夫分屬陰陽及敬仰為  
 爻者皆漢儒之附會不足據注不為采入  
 而言誠是主鬼神是密  
 矣如蒸蒿悖信注不為采入  
 神之格云、子思引詩以采前孔子語也夫微以下乃子思之言  
 射只是厭惡欲拒絕之意矣不必添忘不敬之意

与

夫微之云、如此句擊承至誠如神而微之也此字指鬼神也微  
 身誠非混鬼神故曰夫微也直章借鬼神證誠之所用也非語鬼  
 神之和誠  
 如神之誠補吳竅如神之誠屬前知之人不可操之誠注指誠之  
 理  
 先儒不知是章為錯簡特若於鬼神之體察上下文意不順是費  
 隱解所以多為朱集可駭

第十七章

孔子語止于子孫保之其下乃子思之言  
 其祿謂俸祿之等下文受祿乃執福也不可相混是節承辭而泛  
 論焉者不必指定辭身上

喻

因其材之、郑玄曰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为之。△培加土也。謂養植之。履謂板仆之。号借草木之身非借草木

蓋、謂可法則之惡不必作显、

金中州曰贊辭止於首節次節故字承辭下但推闡屬後人身上說惡不必泥定大孝凡臣忠弟友信皆然故本文度大孝为大惡人不指定天下凡公卿大夫皆然故本文度尊富環保如位禄名爵三節就物以喻云四節引待以證云就詩詞內提出受命字以結之言凡有大惠者必受保佑之年於天也章句謂必受命如天子與諸家以次節位禄名爵強配尊富環保皆非。△是章亦不當費隱作說注用廣體做即費隱矣不可从下章做也

第十八章

孔子語止于子述之下文尊富環保等承上章比類言之耳非孔子之言。晉岐瞻曰說武周盡孝故先以子述提起不重文王之靈爰而重在于述上。△張苞山曰總見武周善述与文王異同心並行不悖皆合著君子中庸首章只就文王說起如下武周張本故後兩章一言鑽諸一言成惠俱是子述之事章句硬分三段非是。大王翦商見于魯頌此作於周道衰魯僭祀之時不可據取信其恣為溢美夸張之詞而不知深惡古賢也注不當宋入先儒或作回護之辭者亦似失持意武成亦不必引。武王末受命云、末如字猶云晚年也不抱老少漢后杜延年傳昭帝末寢病徵天下名醫是也不当引老益武王晚年有天下末

及制作而後故國以承而為之  
成猶去餘也若樂一節禮之一成是也

追王父王蓋在武王之世而大王之季之追王是周公為之也成  
王之世未有七廟之制唯建始祖與四親廟也故四代皆世之云  
非必開王迹但事有湊合起故後儒之傳合耳

期遠乎大夫則大功以下不身焉可知焉儀禮身此不合與別禮  
焉勿據儀禮疑此文

云云三年者包后適子也在傳曰穆后崩太子奔卒叔向曰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唯父母之喪每間天子及士庶人其服並  
同故云無貴賤一也

林次原曰降也親不遠貴也若其貴同不在此例 公若勞親也

貴同亦宜降殺林說似未備

第十九章

孔子語止于事者也 公瞿昆湖曰夫孝者節泛論不專指齊

天子七廟是周家故事非成典也亦在後王知之當周公制禮之  
時唯有五廟而已矣適士二廟亦有可議注不當據周禮作解

葛岐騰曰宗器乃祭祀中所用之器故以宗名非謂珍玩之重器  
四其字泛指祭祀亦不屬先祖亦不屬孫子

事亦群昭群穆及與助祭者所分掌之事不指廟吏賤有司之職  
事 公序事與所齋同人而不同時

存亡猶有也死生存亡古人多重蓋言之皆語上稍有差耳究  
竟是禮言矣不必以始死既葬判之

反世乃誤  
天下有脫字

社字帶祝高禘親祿有天下之類耳 社是邦域地神身而  
土地祇異故諸侯以下皆祭之而土地祇及身天討非天子不祭  
身 顧麟士曰古者祭天必設地祇之位據易特看未闕有所謂  
分祭地祇周公卜洛曰卜已周往於郊牛二牲之者曰郊祭天地  
故用二牛其社新邑自是界土之祭而非所摺方沃之祭 合細目  
大春禘天地於南郊者始於元室元年然西漢元始間既有合祀  
後造有度更云 唐肅宗時賈曾後曰三輔故事祭于園丘上  
帝后土位皆南面別漢合祀矣 朱子曰天地合祭於南郊  
十五六百年無人整理 又曰本朝後秉和堂分南北郊至徽  
宗時又知何故却合為一 又曰元祐間嘗議分祭東坡後至  
合祭引詩郊祀天地為禮制元城正仲敷之 朱子年分祭故謂有偏重

恐主

△明洪武元年李善長等重修社稷廟後十年始合祀天地 張  
甚山曰本朝合祀可為百世法 禘者祭也亦四時祭之一四時祭者秋為盛祭春秋而包冬夏也  
若夫天子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如是漢儒據籙春作說者不  
足據 示學象見于禘禘而自旁祀之者非孔子禘祫乃子思之言乃是  
子思祖述必不得作祀之詳畧

第二十章

是章當判為七章若問政至不知天為一章天下之達道至成  
功一也為一章子曰好學至國家矣為一章凡為天下至行之者  
一也為一章凡事親至不誠乎身矣為一章誠者天之道至固執



者也为一章博字之至虽柔必强为一章

朱子据家语合为一章又引家语考文字同异并非夫家语何足  
据哉

孔子语正于蒲蘆也 人道之人指民也与上下文指贤者之

人不同是被化之人非为政之人 此段是州上之民必偃之

意民之化仁政犹地之植蒲蘆也 注以人立政与人存政举

句並以賢者解人字也朱本文正意 詳孟中曰此章止者教

言是夫子告君之语 蘆蘆同而蘆是二物 为政在人

是段既承人存政举句非承人道教政 张南轩曰家语不可

引證 王鲁商曰朱子子为据家语以正中席下文微 蘆者

君子之道不必固执下文五直蘆下文与别章意不相蒙 蘆

宋猪鬣好以元亨利贞解礼仁义礼智取配於四时及天地生物

之心等皆时世好尚習氣所移不必耗不必崇但不当以入蘊

仁人义且亦音形之字款矣古作諠盖篆隸之字变古意者不

少 人者人道之谓也以时动植而言注生理者款

知人知天第二十九章知天知人正身此同注曰知其理也 张

苞山曰事親在尽人道苟不知为人之理便不能识仁之真切处

何以事親 袁了凡曰知人字当是仁者人也人字知人则

知所以为仁而親矣是人之理又原於天知天而可以尽人以

体道下文人之道天之原本作地也 通正从无人字说去

所以行之者一也言只是一贯道理非件一别也一字暗伏下  
文誠字但此未有將誠字解一字耳

自據原本人之  
也地之道終天  
非 道人之道注

項

困而知之勉强而行之張苞山曰非性所固有也困亦不能並知  
 非不能到如何能一 又曰但宜困勉下節云說困勉事 張  
 卓庵曰人多以氣質自誇說到困勉与生身同功更無可藉口處  
 然則人苟能自強道豈有不明不行者流此益見古人不以氣質  
 容性也 注以分等分屬三惠穿鑿大甚此何用分屬且以安行  
 屬知以學知屬仁非其所同 注性、以氣質立說唯此章為  
 中數每段大抵性氣之解中庸注勝於語孟多  
 子曰好學云、孔子語止于近字勇子曰非衍文 好學應上  
 文學知力行上上文勉行但各章自發義實不相蒙若注孟上文  
 三近為勇之次穿鑿大甚  
 九經是經緯之經犹言道也未可訓常 注注未既視群臣

犹四律当作正解夫体察体認分明後世之語非所以解中庸  
 △九經渾天子諸侯之事而說至通融圓活亦有宜天子上者有  
 言諸侯上者說者詳之  
 張苞山曰百工財用所自出章句只說貿易一項視下日者日試  
 全不在貿易上  
 林次產曰初親、別人也初大臣初士初本人也一說親、一親  
 字衍  
 張苞山曰官盛只是惠懋、官意任便是委任而使之也任者倚  
 仗之得任而使之則虛心委付矣 △大官高位者易生畏憚疎  
 外往揚尊重之而實非委任有故以任使為誠  
 士疏賤情意每苦難接故以忠信為誠

稟原同力錦及为是合注疏本作稟

朝聘之云：诸侯亦相朝不特覲于天子以盖主诸侯相朝也聘亦然

所以行之云、正身前段同未可以诚作解 张苞山曰虽承

九经未却是说以忠行直每二身前一也同一以同言非即诚然

若实处便只诚下文终之以诚正使人诚一之取宿处

凡事豫之、以身上文别尊意亦不甚相蒙也不当接直道九经

等解市字 凡字注每所指定 张苞山曰括凡事二字以

抑宜推阐看言事行道四句特借以明表立之意下文在下但都

方是正襟豫立之文却以虽多措意直致至诚身 又曰虚说

个凡事如此引起下诚字章句出诚字大矣

肩按编恐遗

共与间脱字

微定宜足为诚哉注立字诚句不不脱

不順字親順字屬親不順謂不為親所順也順与孝亦有別者

專在孝親一編順謂子之所為自喜而親乃收聽从也遠者犹

有花馨也若能先破疑是亦百行完備矣乎誠字者不能為礼

七去有不順父母者順謂其身及母之間順通也与此順字大

不同

反身身云、誠字始矣于此与有層、漸進之意

耶善所包虽廣生意在行事上着实用力道曉当行路逐而已

何物是忠何物是信何物是礼何物是義百行皆然不為空

洞、推入余理中 若首章天命率性之類又上一層講明

守善之所由來也非則善二字所包焉且性命一言判然非字

者曰：一於禮求之事。△善字与大学止至善之善同但此未着  
至字耳注人心天象之本然似深却泛真知至善真字至字失之  
大深人若欲明善何为而可也其必学问思辨以求之而已下文  
捉善全是即善之工夫是知人学问之意人苟不明乎善纵令实  
之善心之慈或见不善以知善而为之或指善以为不善而弗为  
不知不觉失之皆道其弊有不可胜道者人之不可以弗学也如  
此今常言世間所謂好人每作不好事亦坐於不明乎善也已嗟  
予思子爱後世其肯深矣哉。△大学诚意格致与中庸诚身即  
善全每二致然诚意格致大煩詳说而路歧易迷不如诚身明善  
之直率平易也学者盖移诚意格致之工夫而專用功於诚身明  
善也苟於诚身明善有得焉则诚意格致何劳乎工夫

诚者天之道也。张卓庵曰此特借诚者以引起诚之者故重执  
善固执一语觀下章言执善可见。△张苞山曰二段不字说至  
人心正是为求诚者立个準则至人道上

张卓庵曰执善而固执之六字咀合者德也明善以诚身耳章句  
分贴不思不勉两句语意支离不必从而字不可忽乃是强偏矣  
分非其所执即其所执者注分属知行其理固然但不与抱守脚  
失本文口气善字要病在道上文为皆孔子语要其首尾相呼亦  
耳

善思善学

博学云、私者可以勿执善固执之工夫然各章自登或各有其  
主意虽贯通而文字不相蒙勿急迫作解  
有弗学云、张苞山曰上节学问思辨行合学利困勉皆须如此

用功五弗措已百已千正見做功夫須到那知一成功一的地步  
必不可半塗而廢章句上節專屬字利化節專屬困勉甚亦本又  
順逆語氣 △又曰割裂知仁勇分屬知行坐安字利困勉皆非  
也

果能云、此道者指弗措百十也明強是弗措百十之切切唯明  
強然後可以能抗而執也不當以明強為執善固執之切效是節  
元不致措執作解姑討章句前後身 △柔愚氣是氣質亦有習蔽在其  
間乎渾論說不得偏屬 △注惠勝氣句失歎夫弗措百十以能  
委愚為剛化柔為強是所以勝之者在勉學力行未可謂惠矣  
△又注且言昏明強弱之不同者氣也夫昏弱豈方之累也哉且  
對性當以氣不且以才 △第二十三章性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

如此方穩當

第二十一章

是章為通下二章作一章 △自誠明、出自誠也自明誠、生  
自明也 △葛岐瞻曰首章在教之名之謂云者將性教為主而  
以天命修通初之謂之云者將誠明、誠為主而以性教證之故  
文法不同 △高中立曰之謂云者原其所以名也謂之云者如  
之名者也 △誠字子思自前歷、言之不特重此章、句云下  
十二章皆即此章之意也祖以

第二十二章

此章以下注每章以天道人道判之子思下筆時恐不有此意凡  
篇中子細分節段皆然

第二十三章

曲也曲礼之曲指细小節目也。△致曲得事：上用功也一事  
推極致至為也又治一事，皆造其極可以有誠也誠然後著則  
變化沛然莫之能禦也。△曲能有誠承上句畧而言之也犹言  
致曲之道可以至於誠也此曲字暗含致字

朋即動以朋而彼感動也亦動之謂

愛者化之諸化者變成愛者化之生化者愛之熟也爰初漸習之  
愛愛時新曰休但有愛存曰休而有新體謂之化如月令鳩化為  
鷹焉。△注不知其所以然句以每所為蓋變化之諸化者愛之  
成唯有生熟之分身不可論知不知。△張卓庵曰此章與吾人  
道然至於能化則亦天矣可見天道人並不宜分說

第二十四章

別也

復妖皆異也初每分則其分與合者為禎與凶合者為妖妖者

脈不病或為凶候不食或為吉候也至誠前知犹良醫決死生也

無他朋吾不存故前知然皆人事之當然而有得故者非於理外

求之也若子路益成括之死重質能前知之凡前知皆是類乃以

無緣故之吉凶禍福責前知於重賢乎犹責醫以預察厥溺也

善必先云：若岐瞻曰善不善俱各順禍福未蓋善中有禍福不

善中亦有禍福若善心得福不善定得禍即善人亦能前知惟禍

福錯出於人所難知也必定謂先朕得德是誠如神

神字始於子以簡簡思神章均在於下乃承如神句始解款鬼

神之狀以欲比喻之意耳非特禘思神一段淺論

第二十五章

是章与通下章为一章。△诚成道，亦音形之字，犹矣句，泥下道字是曲而行之理，也不当作身字解。△自成身自道皆以人而言也。兼物下文始出物字，其意可见。△高中立曰：诚以物言，道以人言，文既不联，亦难合中庸为学者作而教者勤以物言，殊为乱杂。身自成即下文明言之。△郑注：人能至诚所以自成也。△心美，人能至诚之意，则自成就其身。△程子曰：诚者自成，如至诚事亲，则成子；如至诚事君，则成人；臣。△毋或间也，程说而非游扬，每得而然之，说然章句与之相反，何居。诚者物之终始也，是借物而论之也。△冰，诚之与，前章诚之者人之道也，之诚之同，诚字着力注，刺却之字不可从。

次仁字以尽人道之全而告故属已非博爱之仁

第二十六章

博高所以载物也，必将言重人与天地同故先历叙其惠以为下文张本也，未可以与天地同作解。△高中立曰：诚乃重人之用，未与天地並言，如云容保民如云佑冒如云先被四表格於上下，如云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皆重人之事也，何尝便说天地，然惟其如此，所以配天地身。

怙恐怙

悠久合上文久与悠远而言。△上文悠远在厚朋前，以次莫而高，即天也，博厚地也，悠久合天地而言，然悠久此处仍重人之悠，久矣，每强乃是天地之道，语意犹重人之悠久配天地之每强。

也。△注同体不可从盖以同用解上文故此故不能不以同体解  
身其谬出於上文。△体用分属不必滥者然必以体用作解身  
则厚明体也悠久用也。

不見而章高中立曰章變成總括之辭不當配屬。

不武即是誠矣然此未可露出誠字且說天地之道如地專一竣  
未敢乃合之聖人然後以誠字解可也。△不測謂生物之多不  
可量也非謂理難知。

昭、云、昭朋也不必着小学。△卷孝直得孝大之石。

此不顯亦出深玄遠之意与篇末同純字不已對穆与不显對穆  
即不显是不得解故下文特於純字下注脚耳純亦不已猶言純  
犹不已也先儒引此文往、作純而又不已之義大失文意。△

姚解庵曰不显須對於穆、字着即微显微字不显故能完惠之  
純章句犹言不显非

卷二十七章

張南軒曰尊惠性丑句皆逐句为一義。△林次崖曰以尊惠性

道問學分存心致知似亦生箇意思來說道中庸崇礼分明是行  
亦屬之知可乎。△又曰章句非存心云似惠性反輕而道問學

反重豈此章之旨乎。△尊惠性丑句不當分屬存心致知或分

屬知行者亦非只是上下相投而相足与虞后直而温寬而栗文

意二同句、自取對不當旁相隸。△尊惠性謂知性之固有而

崇孝之不但有所陷溺也蓋問學謂習古敬教而事、有所循由

也苟特性之固有而不歸古循教則事無準則而行踰規竟陷於



恣意妄行矣如象山陽明之流是也即師古循教而已曾不知性之固有也則事一出於安排布置而無至誠惻怛之實矣如陸唐以來俗學皆是也所以相救而相足已嗟子思子勇後世其旨深矣哉下四句微此注並体之大細大失類△注以不一毫自蓋累辭致廣大極高則恐於致字極字欠工夫蓋致極主擴充而言非如明鏡止水之喻大凡宋代易初之說盛矣故克治之功勤而擴充之旨微以自治則亦無所大失以解體則其夫弗細敦厚二字連說猶言敦篤也非敦其厚之謂故下承以、字句法与上文不同上文並表裏相彰故下而字唯求句是一意故下以字

第二十八章

軌者軸之大名其兩端為軸造車以軌定廣狹之度故軌字訓度

轍造之度隨軌而生者也不當直以軌作轍唯孟子城門之軌乃借用為轍耳非此章之義

陸象因曰夏禮曰說無從而學也

有宋存執言用存而已矣也禮則不存之意△正爻此云杞不足徵即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不存焉互文見義

吾从周是在祖之竟矣身今用之句不為相混

第二十九章

高中立曰寡過指王天下者非言父也

上焉者之、上下以位而言然之上焉者其為前王可知矣但上字每前意耳猶下焉者之為人

此思神凡天神地祇宗廟諸祀人之所敬者崇祀所摺聰明正且

案即下既  
宋字

夫 字 更

而不可測者皆是不当泛論造化之迹

勤而世之、勤學不怠言大為行小為勤行者显然可觀之行如  
礼乐刑政之類皆是若天一生一起理細取捨未足稱行者只得  
稱勤耳 勤可以包行、亦可包勤既並舉言勤則不須更舉  
行若並舉言行亦不須考勤之意似如履是每他中庸之為文多  
以三起數故也不當深求

第三十章

憲以為法也章明之也

抑京山曰兩並字便已不相容不相特二語皆川流之意無不持  
載虞博是大憲就全体處見

張范曰說天地处正形容仲尼處

教化謂渾然而化也二字連流 鄭注大憲教化厚生万物

第三十一章

至意忘身  
至重

此至意及下章至誠皆就其見成之惠而言未論其生知与學知  
也聰明者知亦指其見成注生知之質不可从 張范山曰聰  
即着知不忘身以愛言為能二字直貫也者皆不以愛言也下四  
者不須分仁義礼智如指密案句為知則上文聰明者知独非知

乎

蔡虛齋曰滿泉二字皆假借字非磨喻 又曰博博滿泉四字

知有大惠教化意誠以大惠小惠亦不容判然不相于也 泉  
字不必有有本之意滿泉猶言滿水也故下節之滿泉如滿意不  
說破泉字

此章与下章不当分小惠大德

第三十二章

後

經論云：經謂自天且彼意如梁梁之架非理分之謂偏次化之也非糾合之謂。△大經之經全經歸之經意如綱目之綱人行之主如布帛之經故曰大經也若夫訓常非本文於此章每可立大本原於其所性為言然其趣向之正大操守之堅定可想矣注每一毫人欲之仍未足尚之亦受病在禡初之說知天地之知是考知字知之知易乾曰知訓主不可从之知同即是贊化育之意矣非默識契合之謂夫言云、言苟小有所偏倚必不能成其教件者也每所偏倚是中矣。△知說每所倚每所偏倚也

張甚山曰此章承上至聖配天深贊其修造之仁

脤、三句承前章如天如滿而形容之也不當分屬上節凡中庸立言多取數於三句泥。△張甚山曰上章實在天之天在地之滿故曰如坎地形容重心之天滿故曰其每淺深之別章句非特如之而已句便似較如天滿進一步者誤甚固如字以其素樞而言非實。△聰明聖知德上文贊至誠之人也屬後人。△是章初標至誠而錯以聖知可知至聖之事即至誠之仁矣

其孰云、知字同上節易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乎於此意云字次同。△周海門曰就是至誠自能知之亦以聖知聖之謂

第三十三章

張甚山曰此章似許如節引待累、說君子入息之事分功身效  
淫生之見也

凡之自亦以凡教及於遠者而言自若謂出自我

恭虛有曰不可以內有不疾做謹獨工夫以已能如此言故下  
楚曰君子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無惡於志謂無可惡之志念

尚不愧云、今章屋之制性、鑿屋為牖号天窓正身上世祀居

之漏同但不同雨水而已独处仰看或睡寤目必屬寫別於天窓

為順周堂代之室有所謂天窓者邪是未可知者姑錄實于博古

之士

假字為已非神之未格謂已進而至于神之前也烈祖篇又云以

假以專與歎同又云未假未饗乃是神之未格而歎饗也不為泥

寫恭犹言恭已正南面也未登於施行之意矣不為於恭敬上更

論是微

朱子曰首章是自裡面說出外面蓋自天庠之性說到天地位乃

物有必休章自外面一節收斂一節直到裡面每章每章如此

首章實相表裡也

